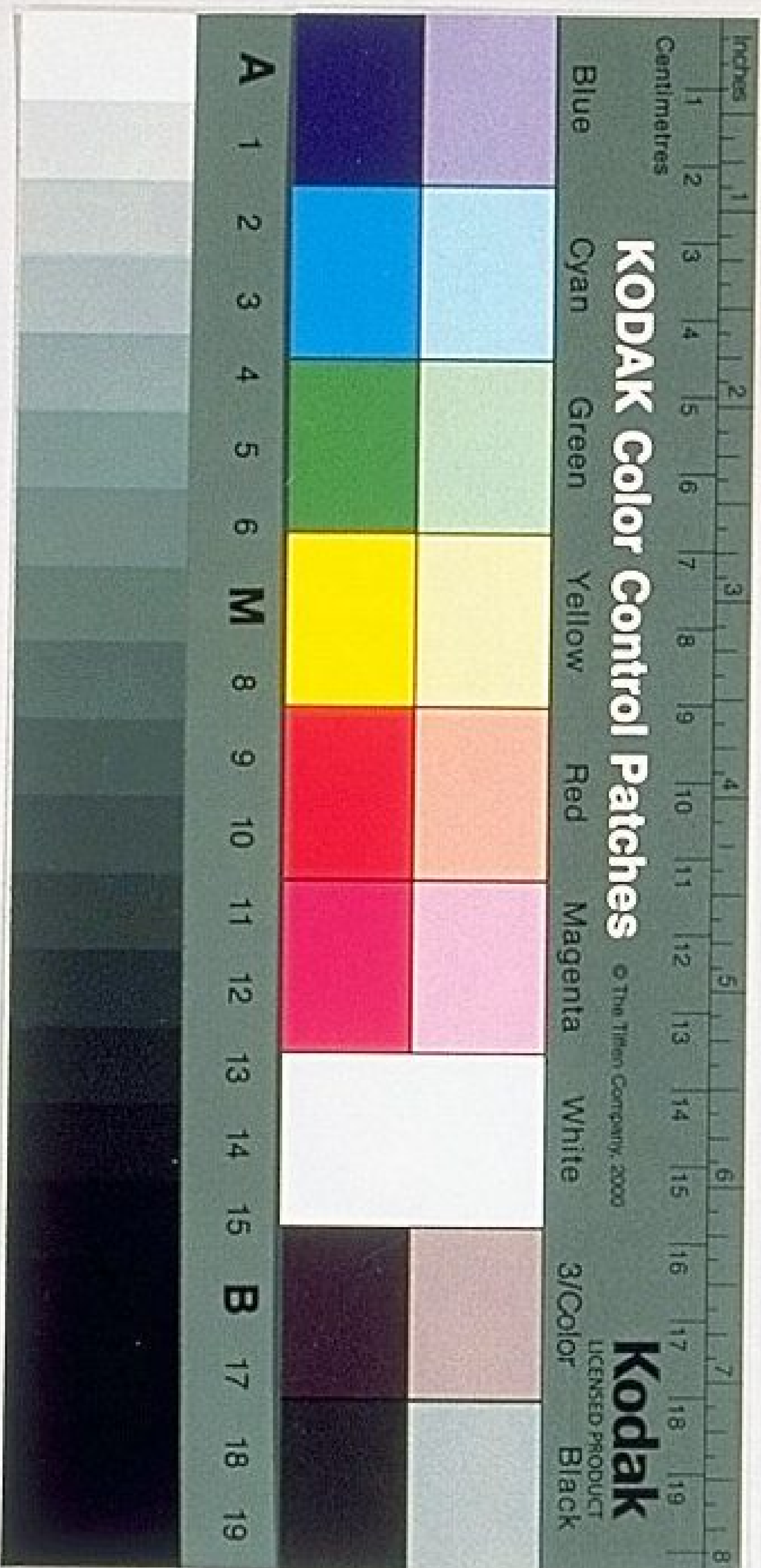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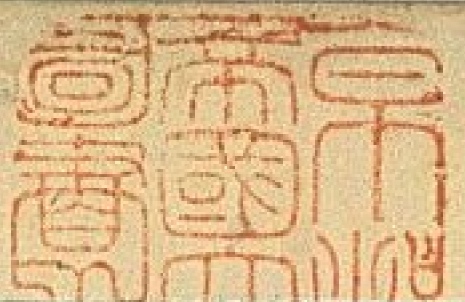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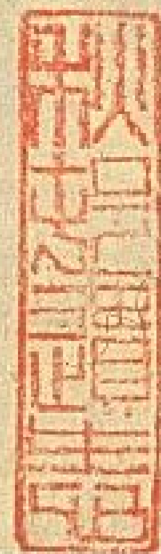
禪林類聚 貞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Koda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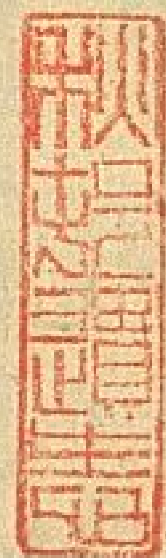
禪林類聚四之目録



西明寺什物



禪林類聚四之目録



禪林類聚巻第四

法器　拄拂　數珠
缽錫　杖笠　鏡扇

法器

百丈海禪師因普請钁地次有一僧舉起钁頭忽聞鼓鳴乃拋下大笑便歸師云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甚麼道理便與麼云適來肚飢聞鼓聲歸喫飯去師乃笑　溈山一日見火頭聞木魚聲放下火抄拊掌大笑酬詰同前香巖録有類此者不收

東使云當時溈山會裏無一人卧龍云當時溈山會裏有一人

水庵一頌云孰云意在钁頭邊一擊圓通徹大千大笑

低頭歸去後飢餐且莫與人傳
普化禪師居常入市振鐸云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
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
住云賊過不明不暗來時如何師托開云來日大悲院裏
有齋僧回舉似濟濟云我從來疑著這漢
五祖演云若是五祖即不然有人問總不恁麼來時如
何和聲便打是他須道五祖盲枷瞎棒我只要你恁麼
道何故一任舉似諸方　破庵先云這風顛漢不妨令
人疑著及至被人窮詰將來却只道得箇羅齋打供也
似熟慰難忘若是廣壽即不然待他道總不恁麼來時
如何便與攔胸扭住云道道若是皮下有血曾取價增
十倍

汾陽昭頌云老倒分明兩路差箭鋒相拄勿噏斜龍蛇
混雜人難辨白日長空下雪花　海印信云明暗俱打
誇無上擒住方知無伎倆伎倆無亂稱學至今誰解辨
眞虛　佛智裕云高堂公子醉雙陸亂撒明珠發異光
一擲輸贏誰辨得蒲盤骰子不成雙　鼓山珪云樓羅
須要逞聰明金榜何曾得掛名捋下幞頭歸去好莫騎
驢子傍人門
曹山本寂禪師聞鐘聲乃云阿耶耶阿耶耶僧云和尚作
甚麼師云打著我心
五祖戒云作賊人心虛
古德頌云聞鐘便道打余心語淺分明理事深上流默
默點頭笑可謂眞鍮不博金

禾山殷禪師垂語云習學謂之聞絶學謂之隣過此二者
謂之眞過僧出問如何是眞過師云解打鼓云如何是眞
諦師云解打鼓又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
師云解打鼓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解打鼓云萬法齊興
時如何師云解打鼓
雪竇顯頌云一拽石二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象骨老
師曾輥毬爭似禾山解打鼓報君知莫莽鹵甜者甜兮
苦者苦投子青云布毛拈處貴人言爭似禾山一句
傳打鼓一聲諠宇宙氷寒千丈忽生蓮
幽棲幽禪師一日歛鐘上堂大衆纔集師乃問甚麼人打
鐘僧云維那師云近前來僧便近前師遂打一掌却歸方
丈冉

投子青云然自急須逃古分皆有行窮絶處試問傍人
不惜下情果然獲有旣從相問急索端由不顧危亡得
他假難雖獲小利也是賠地傷人不爲好手這僧雖然
失利蓋爲自不守分致禍臨身未爲分外然雖如是終
是平人橫遭羅網自有傍人證據在且道證據箇甚事
乃云東家不了西舍受殃復頌云驀路相逢借問由寸
心莫便與他酬雖然重權教人代終是慚顏賠地羞
梁山觀禪師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事師云擊動乾坤鼓
時人聽不聞
丹霞淳頌云虛空爲鼓須彌槌擊者雖多聽者稀半夜
髑髏驚破夢蒲頭明月不思歸
搥拂

世尊入滅迦葉昇須彌山頂擊銅犍椎普集諸聖於金剛
窟中結集世尊所說教法

青原思禪師因石頭參師問爾從甚處來云曹溪來師竪
起拂子云曹溪還有這箇麼云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云
子莫曾到西天不云若到即有也師云未在更道云和尚
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希遷師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
人承當

投子青頌云白雲藏玉鳳紅日照無寥隱隱星攢處無
私鎖九霄

百丈海禪師再參馬祖祖竪起拂子師云即此用離此用
祖掛拂子於舊處良久云爾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
取拂子竪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師亦掛拂舊處祖振威
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後因黃蘗來參舉此話黃蘗不覺
吐舌 一本心異

汾州云悟去便休得說甚麼三日耳聾 石門聰云若
不三日耳聾何得悟去汾州云我與麼道較他石門半
月程 雪竇顯云奇恠諸禪德如今列其派者甚多究
其源者極少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然刀
刃用以魚魯參差若是明眼漢謾他一點不得只如馬
師道爾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竪拂爲復如蟲
禦木爲復啐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
應無變色 東林總云當言不避截舌當爐不避火迸
佛法豈可曲順人情東林今日向驪龍窟內爭珠去也

百丈大智不無他三日耳聾汾州石門爭免箇二俱瞎

漢只這三箇老還曾悟也無良久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溈潭英云大衆且道馬祖當時是百丈悟了喝不悟了喝衆中有檢點得出來道看山僧爲你證明若無山僧今日不惜眉毛爲你註破良久云前三三後三三

雲蓋智云發大機顯大用非馬祖而誰能即此用離此用獨百丈而得其旨爲甚麼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要會麼不入驚人浪難尋稱意魚

保寧勇頌云木馬踏殺天下人泥龍飲竭滄溟水霹靂滿空山嶽摧看看平地波濤起　天寧璉云放去拈來更是誰青山時見白雲歸孤峰坐斷無餘事翻笑蟾輪墮落暉　無盡居士云馬駒一喝大雄峰聲入髑髏三日聾黄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　上方益云雨露遊雲尚未歸晴空忽地一聲雷嶺梅已得春消息不比山桃一例開　照覺總云未明大智弗象尋相逐相隨用不任斷浪絕流全體現一聾三日孰知音

仰山寂禪師因龐居士問久嚮仰山到來爲甚麼却覆師竪起拂子士云恰是師云是仰是覆士指露柱云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師擲下拂子云一任舉似諸方

白雲端頌云兩箇八文爲十六從頭數過猶不足拏雲亂撒向堦前滿地團團苔蘚緑　保寧勇云賊偷賊物太希奇好手還他火伴知今日併贓齊捉獲得便宜是落便宜

臨濟玄禪師辭黄蘗蘗問甚麼處去師云不是河南便是河北蘗便打師約住棒遂與一掌蘗呵呵大笑喚侍者將

先師禪板拂子來師召侍者云將火來櫱云汝但將去已
後坐却天下人舌頭去在
潙山問仰山臨濟莫辜負他黃檗也無仰云不然潙云
子作麽生云知恩方解報恩潙云從上莫有報恩事不
仰云有只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潙云雖然如是吾且
不知子但舉看仰云如楞嚴會上阿難讚佛云將此深
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豈不是報恩之事潙云如
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
海印信頌云師資敘別意非遙禪板持來命火燒佛祖
已靈猶不重信行餘長孰擎挑
首山因拈竹篦示衆云汝等諸人若喚作竹篦即觸不喚
作竹篦即背汝諸人且喚作甚麽時葉縣省和尚在會於
言下大悟乃近前奪竹篦擲作兩截擲于階下却云是甚
麽師云瞎縣便設拜
徑山杲頌云背觸非遮護明明直舉揚吹毛雖不動遍
地是刀鎗　鼓山珪云舉起竹篦子如何便剗家秘魔
巖不會隨後便擎叉　枯木元云不觸又不背徒勞生
擬議閑只更商量白雲千萬里　東林顏云罵他還自
罵嗔他還自嗔戒之愼之出乎爾者返乎爾者也
此庵靜頌云千山飛鳥絕萬徑人跡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普燈在之
數珠
大顛通禪師因韓文公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
云會麽公云不會師云晝夜一百八公罔措遂回宅怏怏

而已夫人乃問侍郎情思不懌復有何事公遂舉前話夫人云何不進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公明日凌晨遂去至門首乃逢首座座問侍郎入寺因何太早公云特去堂頭通話座云堂頭有何因縁開示公舉前話座云侍郎怎生會公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座乃扣齒三下公後至堂頭又進前語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師亦扣齒三下公云信知佛法一般師云見甚道理乃云一般公云適來門首撞見首座亦復如是師遂喚首座問適來祇對侍郎佛法是不是云是師便打趁出院

保福展云首座知前不知後太顛令不單行　淨泉云大顛前頭驚殺人後頭笑殺人當時若盡令而行這僧也著出院然管中窺豹只見一斑

汾陽昭頌云解展機鋒是大顛明知不是小因縁一般扣齒叢林異出院韓公始得閑　黄龍南云宗師一等展家風盡情施設爲韓公獅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絶狐蹤　保寧勇云一歩纔行兩歩移門前驚起鳳凰兒栖蹤不在梧桐樹群鳥東西空遶枝　佛國白云佛法無別好商量門前扣齒便承當一般出院難分雪疑殺唐朝韓侍郎　海印信云潮者如山觀者如市本分弄潮人出没如遊戯可憐不是弄潮人往往須向潮中死

餅錫

南泉願禪師見鄧隱峰來指淨缾云淨缾是境缾中有水伱不得動著境與我將水來峯將淨缾傾水於師面前師

便休去
歸宗云鄧隱峯也是亂溈　黄龍心云信知道急行不
至緩行太過南泉亦好箇話端要且不能圓就旣是能
吹亦須能拍若不能拍吹者徒勞甚處是隱峯亂溈處
具參學眼試檢點看
鼓山珪頌云南泉不指淨缾隱峯何曾溈水從教打尾
鑽龜佛法不在這裏　徑山杲云眼中無翳休挑刮鏡
上無塵不用磨倩脚出門行大路橫檐拄杖唱山歌
鹽官安國師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云與老僧過
淨缾來僧將淨缾至師云却安舊處著僧安了復來問如
何是本身盧舍那師云古佛過去久矣
雲門云無朕迹　雪竇頴云直得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爭得無還會麼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大溈喆云山僧不然忽有人問但云大衆歸堂去若人
向大溈門下薦得古釋迦不先新彌勒不後且道轉身
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
未休　開福寧云先賢垂範語直如絃衲子奔波剛然
不顧山僧今夜等是無端試與諸人評議這僧只知向
前不覺蹉路國師慈悲廣大檢點將來弄巧成拙且道
利害在甚麼處還委悉麼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
超百億　草堂清云問來答去腦裏拔機識者判辣俱
爲梁棟不識者醍醐翻成毒藥
上方益頌云兩手分明過淨缾不知身已在隍城直饒
便具金剛眼也較溈山半月程　天童覺云鳥之行空

魚之在水江湖相忘雲天得志擬心一絲對面千里知
恩報恩人間幾幾
麻谷徹禪師持錫到章敬遶禪牀三帀振錫而立
敬云是是師又持錫至南泉遶禪牀三帀振錫而立泉
云不是不是師云章敬道是和尚為甚麼道不是泉云章
敬即是是汝不是此乃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長慶稜代前語云和尚佛法身心何在又代後語云和
尚是甚麼心行　保福展別但振錫一下出又拈云章
敬南泉可謂一是一非又云麻谷依俙似笛纔堪聽又
被風吹別調中　雲居錫云章敬未必道是南泉未必
道不是又云這僧當時但持錫出去恰好　雪竇顯代
洒處云錯　大潙喆云章敬道是落在麻谷彀中南泉
道不是亦落在麻谷彀中大潙即不然忽有人持錫遶
禪牀三帀卓然而立但向伊道未到這裏好與三十棒
汾陽昭頌云章敬南泉路似殊明明道理話親踈多人
不用磨金鏡漢自漢兮胡自胡指月迷津迷自指示君
持錫却知無　雪竇顯云此錯彼錯切忌拈却四海浪
平百川潮落古策風高十二門門門有路空蕭索非蕭
索作者好求無病藥　保寧勇云顏色規模恰似真人
前拈弄越光氣及乎入火重烹試到了須歸是假銀
圓悟勤云如是不是去却藥忌擬犯封疆全軍失利杖
頭笑出古菱花舉世風流出當家　佛鑑懃云昨日出
都門忽逢二商旅一指我南行一指我北去南行有官
船過渡北去有車馬大路雖然南北不同途都在中華

一國土

道吾智禪師因石霜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向他道甚麼師喚沙彌沙彌應諾師云添淨缾水著師良久却問石霜適來問甚麼霜擬再舉師便歸方丈霜於此有省

丹霞淳頌云垂手還他作者機尋常語裏布鎗旗重詢擬進歸方丈一句分明更不疑

杖笠

百靈禪師一日路次見龐居士乃問昔日南嶽得力句曾舉向人麼士云曾舉來師云舉向甚人士以手自指云龐公師云直是妙德空生也讚之不及士却問師得力句是誰得知師便戴笠子而去士云善爲道路師一去更不回首

佛鑑懃云諸禪德古人相見差之毫氂失之千里龐公好語擧似人不著翻成死語百靈向鬼窟裏賣瘦一期也被賣得過雖然如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徑山杲云這箇話端君不是龐公幾乎錯擧似人雖然如是百靈輸他龐公一著何故當時若不得箇破笠遮却髑髏有甚面目見他龐公

黃檗運禪師因普請次南泉云如許大身材戴箇此兒大笠師云三千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云王老師聻師戴笠便行

佛眼遠頌云相見錦江頭相攜上酒樓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

香嚴閑禪師初開堂日潙山令人送拂子拄杖并書到師

撥了便哭蒼天僧便問和尚為甚如此師云只為春行秋令

汾陽昭頌云拄杖將來便徹心淚流不覺思沈吟春行秋令人驚怖絶後光前越古今　踈山如云家毋拄杖佛祖付囑潙山寄來香巖發哭父子投機陽春雪曲不是知音大難相續　正覺逸云接得杖哭蒼天不言絶後與光前春行秋令人難會踏破草鞋脚底穿

芭蕉情禪師示衆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

大潙喆云大潙即不然你有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大潙既如是諸人還用得也未若人用得德山先鋒臨濟後令若也用不得且還本主　開福寧云覺海大似量才補職度脚買鞋要見芭蕉還應未可新報慈即不然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恩深轉無語懷抱自分明或有人問離此二途如何是報慈拄杖子良久云如今卓向須彌頂六臂三頭未許看　法石空云要識芭蕉用處麼更將歸去夢說與欲行人　天童覺云你有則一切有你無則一切無有無自是當人與奪闕芭蕉甚事正恁麼時作麼生是你拄杖子

投子青頌云有無今古兩重關正眼禪人過者難欲通大道長安路莫聽崑崙說往還　保寧勇云你有面前拈取去如無背後奪將來可憐黑漆光生底擊著千門

安州善崔禪師將去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師陞
座良久謂衆曰出來出來不出來出來時禮謹空和尚白槌禪
咊師曰久立大尉珍重便下座 [illegible]

萬戸開　正覺逸云芭蕉示衆曰無隣與奪縱橫不易
親兩散雲收何處去空令遊子淚沾巾　文殊道云有
無與奪太誵訛拄杖當途不奈何好把針橫禪椅畔免
令就上長枝柯　枯木成云縱奪臨機得自由相逢切
忌更撞䏈轉身必合知時節擬議山藤便到頭
定州善崔禪師當陞堂拈拄杖云出來打出來打時有僧出云
崔禪聻師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法燈欽云和尚且自救好是肯他不肯他　五祖戒云
便推倒禪牀　歸宗一云作麼生道得一語救得崔禪
琅琊覺云久經行陣者終不展旗鎗　雲蓋智云身挨
白刃不懼死生須是這僧始得崔禪為甚麼當機放過
要會麼金鱗已得休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來

保寧勇頌云鏌鋣橫按寶光寒俠客嘍囉敢正看飛過
青霄聲震既乾坤直得黒漫漫
雲門偃禪師拈起拄杖舉教中道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
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乃云衲僧見拄杖
但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
鼓山珪頌云二乘菩薩何年盡諸佛凡夫早晚休世事
但將公道斷人心難似水長流　徑山杲云劃開金殿
鎖撞動玉樓鐘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
雲門拈拄杖示衆云拄杖子化為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
大地甚處得來
黄龍心云明眼宗師至今猶在忽若有箇漢出來道這
箇是拄杖子山河大地有甚過也討伊具一隻眼

雪竇顯頌云拄杖子呑乾坤徒説桃花浪裏奔焼尾者不在拏雲攫霧曝腮者何必喪膽忘魂拈了也聞不聞直須灑灑落落休更紛紛紜紜七十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十難放君師驀拈拄杖下座大衆一時走散　石霜云石霜拄杖化爲龍呑却乾坤在手中黄面瞿曇空貶眼白千菩薩盡驚忙

蓮華峯庵主拈拄杖示衆云古人到這裏爲甚不肯住衆無對自云爲他途路不得力復云畢竟如何又自云楖標横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

佛眼遠横按拄杖於肩上高聲喚云和尚和尚又云闍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　天童覺云負入不負衆本色住山人恁大呑盡諸佛普眼不見普賢且道病在甚處驀拈拄杖卓一下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雪竇顯頌云眼裏塵沙耳裏土千峯萬峯不肯住落花流水太茫茫剔起眉毛何處去　本覺一云作者寧甘在半途半途不住意如何横肩拄杖千峯去雲水何人見得渠

保壽恩禪師上堂拈起拄杖云得自天台絶比倫從來無棄又無根有時扶過斷橋水幾度伴歸明月村然雖如是也不得放過擊禪牀一下便下座

丹霞淳頌云此杖不從天地得登山渉水承渠力如今擲向亂峯前免致叢林爲軌則

雲蓋鵬禪師謁雙泉雅禪師雅令充侍者示以芭蕉拄杖話久無省發一日雅向火次師侍立雅忽問拄杖子話試

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雅拈火筋便擲師豁然大悟

白雲端頌云與奪雙行驗正邪纔爭拄杖便忘家驀然
鐵棒如風至失却從前眼裏花

鏡扇

南嶽讓禪師居南嶽時馬祖在彼住庵日唯坐禪師因往
問云在此何爲祖云坐禪師云坐禪何所圖祖云圖作佛
師一日將甎一片於庵前磨祖云磨此何爲師云要作鏡
祖云磨甎豈得成鏡師云坐禪豈得成佛祖云如何即是
師云如人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祖於是悟
旨於言下遂印心傳法符西祖之讖馬駒踏殺天下人之
語南宗闡於江西

汾陽昭頌云磨甎作鏡叢同音來問分明示本心纔喚
木人回面指犂牛耕出古皇金 保寧勇云死馬醫來
無用處車牛腦後更加鞭皮穿肉綻還知不任重應須
角力全 佛印元云磨甎作鏡不爲難忽地生光照大
千堪笑坐禪求佛者至今牛上更加鞭 佛燈珣云坐
禪成佛心中病作鏡磨甎眼裏花一掣牢關金鎖斷等
閑信步便歸家馬駒子實堪誇自從胡亂後著處是生
涯 旻古佛云磨甎作鏡象席打令一切魚龍知水爲
命

鹽官安國師一日喚侍者將犀牛扇子來者云破也師云
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侍者無對

投子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雪竇顯又拈云我要
不全底頭角 石霜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雪竇又云

轂ハ車也

犀牛兒猶在　保福代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雪竇又
云可惜勞而無功　資福代作圓相於中書牛字雪竇
又云適來爲甚不將出　雪竇復拈云若要清風再復
頭角重生請諸禪客下一轉語乃問扇子旣破還我犀
牛兒來時有僧云大衆參堂去師喝云抛鈎釣鯤鯨釣
得箇蝦蟆
雪竇頌云犀牛扇子用多時問著元來總不知無限清
風與頭角盡隨雲雨去難追　白雲端云可憐一柄犀
牛扇護道曾遭已破除無限清風隨手動卓然頭角出
寰區　天童覺云扇子破索犀牛圈圖中字有來由誰
知桂轂千年魄妙作通明一點秋　佛燈珣云犀牛扇
子用多年歷掌清機授手傳頭角十全收拾取兩餘風

光明藏ハ上下全部廿八一万三千誤ノ字カ居ルニ依テ光明藏是ヲ見セシ付テ奉ル書付之諸數多ニ誤ノ字十千之

月滿長川　祖印明云老師底死索犀牛用勳其誰得
自由侍者不知頭角具鼻根繩索破他收　草堂清云
明月冷相照清風卒未休驪官無限意何用覓犀牛
仰山寂禪師住東平時潙山附書并鏡一面至師陞座授
書乃提起鏡示衆云大衆潙山將鏡來而今且道是潙山
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潙山寄來若道是潙山鏡
又在東平這裏道得卽存取道不得卽打破去也如是三
擧衆皆無對師乃撲破
五祖戒代云更請和尚說道理者驀奪打破
汾陽昭頌云仰山接得潙山鏡告衆拈來行正令懞懂
禪流眼不開仰山直下驀頭釘　洞山聰云提起分明
照正邪衆人皆不啓唇牙譬如賣物無人買最後須歸

本主家　保寧勇云溈山古鏡仰山提日上東方月落
西撲落不知誰拾得秋風索索草萋萋　智海清云全
放全收意亦優溈山送至仰山頭可憐一片如秋水三
問無人撲破休　佛心才云父子相傳鏡絶塵須知秋
夕不同輪可憐無限迷頭者錯認空花鏡裏春

高亭簡禪師初見德山在江岸坐即隔江問訊山以扇招
之師忽然契悟橫趨而過更不渡江遂返高亭住持法嗣
德山

　徑山杲云高亭橫趨而去許伊是箇伶利衲僧若要法
嗣德山即未可何故猶與德山隔江在

　古德頌云德嶠有此陳滯貨幾度瞞人瞞不過高亭幸
自可憐生隔岸無端遭染汚

廣德義禪師僧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云扇開人不遇陋
巷莫能收

　丹霞淳頌云妙體堂堂相分全青霄獨歩躡金蓮千花
臺上猶慵坐弊垢襴衫豈肯穿

天衣懷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撐天拄地云磨
後如何師云夕陽影裏快藏身

　松源岳頌云拄地撐天合体用夕陽影裡不藏身有時
獨坐孤峯頂寂寂猶聞落葉頻

禪林類聚卷第十六

禪林類聚卷第十七

器用 碓磨車附　　刀劍
弓箭　　骨董

器用 碓磨車附

南泉一日在山上作務。有僧過問。師南泉路向甚麼處去。
師拈鎌子云。我這茅鎌子三十文錢買得。僧云。不問茅鎌
子三十文錢買得。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云。我使得正快。
松源岳云。南泉門前活路子八字打開。這僧肚裏惺惺
佯聾詐瘂。當時若見南泉道我使得正快。便乃轉身一
步云。賺我來。大小南泉也須倒退。
大溈喆頌云。問路分明指路頭。青蚨三十不輕酬。用時
最快無機巧。無味之談塞衆流。　圓通僊云。茆鎌三十
文錢買。覿面高提第一籌。直下便知歸去路。也須更上
一層樓。　照覺總云。茆鎌使得快如風。三十青蚨建大
功。南泉向上路難到。到者方知觸處通。　道場如云。忽
忽禪客問南泉。疑殺徒勞痛下鞭。今日為君重漏泄。翩
翩孤鴈下遥天。　天童覺云。我這鎌子用得快。當時三
十文錢買。南泉門下路岐通。寄語行人著精彩。
龐居士因賣竹摝籬。下橋喫撲。女子靈照一見。亦倒爺邊。
士云。你作甚麼。女云。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云。賴是無人
見。
黄龍南頌云。憐兒不覺笑嘎嘎。却於中路騣泥沙。黄龍
老漢當時見。一棒打殺這冤家。　應菴華云。居士倒地

靈照扶起乞兒伎倆討甚巴鼻
趙州諗禪師僧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云呈漆器
雪竇顯云諸禪德還有識趙州底麼出來相共商量若
未能辨明大好從頭舉與你點破內九二十六
南堂靜頌云作家相見時堂堂呈漆器烏龜落漆桶也
有第一義
趙州因尼問離却上來說處請和尚指示師咄云煨破鐵
餅尼將鐵餅添水來云請和尚答話師乃笑
石霜諸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云無鬚鎖子兩
頭搖
黃龍新云石霜老禿不識好惡鎖既無鬚即無兩頭既
無兩頭搖箇甚麼良久云青山無適莫白雲任卷舒

投子青頌云三更月落兩山明古道程遥苔蒲生金鎖
搖時無手犯碧波心月兎常行　保寧勇云無鬚鎖子
卒難開枯木堂中莫亂猜千古兩頭搖不動待他麟角
納僧來
清平遵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乗師云井索僧云如何是小
乗師云錢貫云如何是有漏師云笊籬云如何是無漏師
云木杓
琅瑘覺頌云有漏笊籬無漏木杓烜爀權和妄生卜度
釼利座主何處摸索金牙解使神鍬李廣箭穿雙鶚
無盡居士云二乗諸漏抑空主雪後那堪半夜霜秦漢
旌旗度沙漠唐虞黼黻拱巖郎　法雲秀云大乗小乗
井索錢索有漏無漏笊籬木杓直下承當鼻孔失却

南華昺云荒蘺木杓錢貫井索打死鐵龜徒勞卜度麒麟只有一隻角　天童覺云荒籬木杓錢貫井索見成家風受用廓落生涯放得信緣看佛法更於何處著不用安排只麼從自然心地常安樂

雪峯存禪師出世開山之後衆盈千五百人師以三木毬接人凡有僧來參輥出示之

智門祚頌云雪峰輥毬孰辨機一千五百幾人知跳起眉毛千萬里須是吾門獅子兒　天衣懷云天兮寬地兮闊雪峯輥毬幾忉怛一輥直上須彌山無量人天眼開豁脫却多年臭皮襪步行走馬到新羅報道花須連夜發　佛國白云雪老平生好輥毬輥來輥去輥無休一千五百人同戲誰解輸機賽一籌　夢菴信云收來輥去事方圓獨許漁郎坐釣船明月蘆花同一色落霞孤鶩共遙天

雪峰因僧與造龜子了白師云和尚龜子成也師云舁將向堂前著僧舁來師纔見便問大衆有人道得第一句即留取如是再問時有僧出云某甲答和尚師便喝云莫𡱰沸便將龜子燒却

雪峯因玄沙問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師遂將三箇木毬一時拋出沙遂作斫牌勢師云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云也即是自家底

雪峯一日陞座衆集定乃輥出木毬玄沙遂去捉來安舊處著

白雲端云此箇特節衆中皆言子父共作一大事如此

蘸 ヒタス

見解。遂夢見也。未海會今日布施諸人。乃云。濃研香翰
深蘸紫毫

雪峯謂玄沙云。我時時全機提持把三箇木毬一時拋要
全提去。沙云。和尚拋後。怨被箇師僧出來道。和尚者毬又
作麼生。師云。道甚麼。沙云。某甲即不與麼。師云。你作麼生
沙云也未是分外

仰山湧禪師。向火次。有僧來參。師云。一言說盡山河。僧便
問。如何是一言。師以火筯插向爐邊。却收舊處

投子青頌云。一句稱提萬象分。摩竭空自掩重門。當初
衲子微開眼。插筯爐邊當火焚

歸宗惲禪師。僧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云。磨不轉。云如何
是磨不轉。師云。不停輪 或作雲居

徑山杲云。恩大難酬

古德頌云。截水停輪語已圓。借婆衫子拜婆年。後人不
見雲居老。往往思量在兩邊

泐潭明禪師。僧問。碓擣磨磨不得忘。却時如何。師云。虎口
裏活雀兒

丹霞淳頌云。一念蕭蕭不記年。皮膚脫落自完全。長天
夜夜清如鏡。萬里無雲孤月圓

雲居膺禪師。僧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云。磨不轉

汾陽昭頌云。雲居有語機關絕。不轉令君返照看。截鐵
閑關停妄解。百花俱發一花園。開花結果從他有。因地
抽條長碧天。佛印元云。截水停輪話已圓。借婆裙子
拜婆年。後人不見雲居老。往往思量在二邊

刀劍

藥山儼禪師與雲巖遊山腰間刀響巖云甚麽物作聲師便抽刀驀口作斫勢

投子青頌云大鵬無伴過天池獅子將兒絶後蹤崑崙觸犯歸行路一吼吞雲萬象馳

臨濟玄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云禍事禍事僧禮拜師便打

投子青頌云劍藏匣冷逼人寒擬問棲遅過嶺南更欲進前末退後悲風千古遠溪灘

巖頭奯禪師問僧甚處來云西京來師云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麽云收得師引頸近前云団僧云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峯峯問甚處來云巖頭來峰云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峯打三十棒趂出

大潙喆云這僧黃巢過後曾收劍却向巖頭處施設及至雪峯面前鋒鋩不露何故爲他巖頭大笑一聲直得天地陡暗四方絶唱若不得雪峯幾乎陸沈不見道殺人刀活人劍

雪竇顯頌云黃巢過後曾收劍大小還應作者知三十山藤且輕恕得便宜是落便宜

西院明禪師未住時聞汝州南院出世元是同參特去相訪纔人事了便云某甲啓和尚無可作人事自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一柄上和尚院云汝從許州來因甚却收得江西剃刀師於南院手上搯一搯院呼侍者云收師以衣袖拂一拂便行院云阿剌剌阿剌剌

古史考ニ曰黄帝ノ始作ル

大溈喆云西院收得江西剃刀無處施主直遇同參方
始拈出如今還有收得者麼試呈似老僧看如無尋常
用箇甚麼
海印信頌云南院門風信莫窺登臨無不喪全威許州
親獻江西信針芥相投上首知
雲門偃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云祖
智門祚禪師頌云吹毛寶劍問雲門來者投機豈更存路逢
劍客如何也甑人攜手向南奔　雲溪恭云吹毛寶劍
不須抽迸匣清光射斗牛日用全彰人不見雲門祖字
爲君酬　圓通僊云三尺秋光匣裏藏時逢作者露鋒
鋩如今四塞狼煙靜不展紅旗歸帝鄉
芭蕉情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云進前三步僧云用

貢ハ奉ルナリ

者如何師云退後三步
風穴沼禪師僧問如何是廣慧劍師云不斬死漢
巴陵鑒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云珊瑚枝枝撐著月
雪竇顯頌云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
大冶兮磨礱不下良工兮拂拭未歇別別珊瑚枝枝撐
著月　白雲端云珊瑚枝枝撐著月射斗鋒鋩未足觀
四海盡來歸貢後乾坤同耀寶光寒　長靈卓云價重
三千不可圖從教千古強名模長因塞北煙塵息記得
江南啼鷓鴣

弓箭

石鞏藏禪師凡見僧來以弓架箭示之一日三平至師云
看箭平乃撥開胸云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師乃

扣弓弦三下平便作禮師云三十年架一張弓兩隻箭只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平後舉似大顛顛云既是活人箭為甚麼向弓弦上辨平無對顛云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

雲門問長慶作麼生道免得云作半箇聖人長慶云若不還價爭辨眞僞門云入水見長人　雪竇顯云石鞏要先拗折不難爭奈三平中的了也然則老宿要話三平且未免張弓架箭　首山念云人人盡道三平中的莫屈他也無良久云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胷襟當等閑　姜山愛云射虎不眞徒勞沒羽　佛鑑懃云大小三平元來只是箇死漢若非死漢又覓甚麼活人箭石鞏龍頭蛇尾矢在弦上又却不發當時若便與一箭那裏來大顛作死馬醫醫之不差從他掘地深埋且如智海恁麼批判古今還有過也無細雨灑花千點淚淡煙籠竹一堆愁　天童覺云石鞏習氣不除三平相席打令却云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秖射得半箇聖人豈不是以己方人大都不入驚人浪到了難尋稱意魚

汾陽昭頌云張弓架箭喚君回不省宗師特意來箇箇盡隨迷醉走句中認影影難開三平猶未全提得霹靂雷聲徧九垓　佛慧泉云張弓架箭豈徒然中的雖多命不全半聖投機無別意功高何必畫凌煙　正覺逸云三十年來事一弓一弓擬定寰中寧知半聖雖投欵納壁塹牢信不通　佛印元云架箭張弓得用深平生猶寄中紅心後來半箇人難得猛火方成百煉金

佛國白云張弓架箭三十年射得三平半不全爭似萬
人齊指處斜陽一鴈落秋天　崇勝珙云三十年來握
箭弓三平纔到擘開胷半箇聖人今日得大顛弦外幾
時逢
秘魔巖禪師常持一木杈凡見僧來遂提起杈云甚麼魔
魅教汝出家甚麼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杈下死道不得
也杈下死速道速道
法眼益代云乞命乞命　玄覺代云老兒家放郤杈子
得也　五祖戒云山僧當時若見奪取杈來驀頭杈倒
點把火照看伊面皮厚多少　法燈欽云但引頸示之
後霍山聞遂訪秘魔禪師纔見未禮拜便攛入懷魔乃拊
山背三下山拍手云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
我來
保福展云當斷不斷返遭其亂　首山念云千聞不如
一見　翠巖芝云還有賺處也無非但賺他大禪佛翠
巖今日也賺大衆上來　瑯琊覺云雷聲浩大雨點全
無
一洞山聰頌云刹荒老倒眼彌麻自救無療更持杈嶺南
獦獠當時見一棒打殺這魔家　雪竇顯云把斷重津
過者難擎杈須信髑髏乾霍山到後知端的同死同生
未足觀　黃龍南云叔姪相逢兩不猜到頭撫背似癡
獃回首恐人生怯笑報云千里賺予來　海印信云自
誇獨握誅龍劍及遇眞龍不柰何也似將軍空索戰無
功徒枉動干戈　崇勝珙云秘魔杈子動家邦來往禪

人被死降禪佛單力直入處始知項羽到烏江　夢庵

信云道得無言杖下死霍山猛跳入懷中三千里外虛
相賺更有何人透此宗

欽山邃禪師因良禪客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師云放出
關中主看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師云更待何時良云好
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云且來闍黎良回首師把住云
一鏃破三關即且致試與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
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察云良公雖能
發箭要且未中的有僧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察云關中
主是甚麼人僧舉似師師云良公若解與麼道也免得欽
山口雖然如是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

佛鑑懃云若識得三險道理便能一鏃破三關還有麼
有則出來與你發箭良久云箭穿紅日影須是射鵰人

天童覺云山堆嶽積來瓦解冰消去則是人知有與我
放出關中主看且合作麼生有底道當時便喝當時便
掌然則一期睹用則得要且未是關中主在還體得麼
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

雪竇顯頌云與君放出關中主放箭之徒莫莽鹵取箇
眼兮耳必聾捨箇耳兮目雙瞽可憐一鏃破三關的的
分明箭後路君不見玄沙有言兮大丈夫先天為心祖
　　骨董

優波毱多尊者在世化導證果者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
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其籌充滿其間

南陽忠國師因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師喝

云幸自可憐生剛要箇護身符子作麼
保寧勇代云粉骨碎身難報此德　佛性泰云大小耽
源被國師一坐直至而今起不得若是德山要且不然
待伊道幸自可憐生須要箇護身符子作麼只對他道
暗中爲照燭嶮處作津梁
汾陽昭頌云護身符子最通靈國師起坐總將行耽源
得用南方去爲說令人瞌眼醒　海印信云不重巳靈
猶自可護身符子更那堪爲君旨外通消息秋月無雲
落碧潭
黄蘗運禪師問百丈從上宗乘當此間如何商量丈默
然師云教後人如何委悉丈云我將謂你是箇人便起去
師隨後入方丈云某甲得得而來只要箇印信是矣丈云

若爾他後不得辜負老僧
佛眼遠頌云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郷人現成
財本成家者多見飢寒在子孫
趙州諗禪師因與侍者文遠行次乃指一片地云這裏好
造箇巡鋪文遠便去路傍立云把將公驗來師遂與一摑
遠云公驗分明過
佛鑑懃頌云雖然公驗各隨身去住皆由守鋪人踏破
草鞋歸去後落花啼鳥一般春　鼓山珪云天子居閙
市裏山僧在百草頭擺手御街來往不怕巡火所由
徑山杲云一正一邪一倒一起文遠趙州靴裏動指
趙州到道吾吾領知乃取豹皮裩著將吉嘹杖於三門下
翹一足師纔到吾便唱諾師云小心伏事著吾又唱諾

翠巖芝云有人見得此二人落處不妨具眼若不知落處未具眼在乃擊禪牀一下云若也不會打與三伯

木庵永云奴見婢慇懃

鼓山珪頌云稽首兩足尊瞻仰不暫捨眉間白毫光照耀大千界 徑山杲云有禮有樂有唱有酬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長沙岑禪師令僧問會和尚未見南泉時如何會良久僧云見後如何會云不可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云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歩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歩師云朗州山澧州水僧云不會師云四海五湖王化裏

無用全云大慧先師道要見長沙麼更進一歩保寧即不然要見長沙麼更退一歩畢竟如何洗骨換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參

天童覺頌云玉人夢破一聲雞轉盻生涯色色齊有信風雷催蟄蟄無言桃李自成蹊及時節力耕犂誰怕春疇沒脛泥

潼泉禪師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師云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云請師撥剔師云擂鼓轉船頭棹穿波裏月

丹霞淳頌云依依半月沈寒水耿耿三星碧落攢昔日雲巖曾漏泄金輪王子寶花冠

興化獎禪師僧問軍旗急速時如何師云日料半斤食

投子青頌云盤城別閣暗愁時月落星分信馬蹄風掃曉霜林木迥夜深汀岸火生微

玄沙備禪師初到莆田縣百戯迎之次日問小塘長老云昨日許多諠閙向甚麼處去小塘提起袈裟角師云料掉没交渉

法眼益別云昨日有多少諠閙　法燈欽別云今日更好笑　大潙喆云大潙即不然忽有問遂嗚指一下如有箇衲僧出來云料掉没交渉却肯伊何故大丈夫漢將虎鬚也是本分且道利害在甚處　黄龍新云奇怪諸禪德扶竪宗乘也須是小塘長老始得玄沙為甚道没交渉我即不然昨日許多諠閙向甚麼處去也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天童覺頌云夜壑藏舟澄源著棹龍魚未知水為命折筯不妨聊一攪玄沙師小塘老函蓋箭鋒探竿影草潜縮也老龜巣蓮遊戯也華鱗弄藥

青溪進禪師問脩山主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為生死之所流脩云笋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得麼師云汝向後自悟去在脩云某甲所見只如此上座作麼生師云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脩乃作禮

天童覺頌云豁落不依高閑不羈家邦平貼到人稀些些力量分堦級蕩蕩身心絶是非是非絶介立大方無軌轍

大陽堅禪師僧問如何是玄旨師云壁上掛錢財

投子青頌云輕輕人問玄中事使吐肝腸説與他木人腊皺雙眉蹙石女多言爭奈何

護國禪師僧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師云地下底一場懡㦬

云滴水滴凍時如何師云日出後一場懡㦬云會呂沙汰時護洪善神向甚麼處去也師云三門頭兩箇一場懡㦬

天童覺頌云壯志稜稜鬢未秋男兒不慣不封侯翻思清白傳家客洗耳溪頭不飲牛

楊岐會禪師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跳

鼓山珪頌云楊岐老人瑣口訣萬里長城一條鐵斫牌禪客如到來不動金槌腦門裂　徑山杲云金剛圈栗棘蓬玄沙三種病不聾一張弓直截為君說新羅在海東

禪林類聚卷第十七

禪林類聚卷第十八

糧食　齋粥　餬餅
五味　茶湯　蔬菜

糧食

五祖忍大師因詣碓坊問六祖云米白也未祖云白也未有篩師於碓以杖三擊之六祖即至三鼓入室密受衣鉢

臨濟玄禪師問院主甚處來主云州中粜黃米來師云粜得盡不主云粜得盡師以拄杖劃一劃云還粜得這箇不主便喝師便打後典座至師舉前話座云院主不會和尚意師云你又作麼生座便禮拜師亦打

黃龍南云院主下喝不可放過典座禮拜放過不可又云臨濟行令歸宗放過二十年後有人說破

白雲端頌云寶劍持來刃似霜幾回臨陣斬蠻王有情有理俱三段一道寒光射斗傍　大潙喆云院主下喝典座禮拜臨濟令行古今獨邁　正覺逸云功德天將黒暗女有智主人俱不取後代兒孫渾莽鹵衮綱委他憑誰舉　佛鑑懃云粟米闍梨意氣驕輕如春雪自飄飄纔方落地人皆愛力不禁風當下消　徑山杲云一堆紅燄亙晴空不問金鍮鐵錫銅入裏盡教成水去那容蚊蚋泊其中

雪峯存禪師示衆云盡大地撮来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西院稜問雲門云雪峰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云有院云作麼生門云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也又云狼籍不少　雲峯悅云雖然死上不足我更與你葛藤驀拈拄杖云還見雪峯麼咄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　大潙喆云我更爲諸人土上加泥乃舉拄杖云看看雪峯老人向你諸人面前放屙咄爲甚麼屎臭氣也不知　禾山方云隆慶亦不用打鼓但秖係麼看設使看而不徹亦乃熏習善種忽若看得徹去始知隆慶老婆心切然雖如是三十年後不得辜負山僧

雪竇顯頌云牛頭沒馬頭回曹溪鏡裏絕塵埃打鼓看來君不見百花春至爲誰開　白雲端云眉毛鑄裏遊南嶽太海波心泛鈎舟薄藝隨身終不說從他打鼓看無休　圓悟勤云疾燄過風奔流度刃唱拍相隨拳踢相應驀然轟起震天雷百草頭顛春色回　楚安方云

打鼓普請看直得骨毛寒拾得寒山無笑倒老豈干

雪峯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洞山問淘砂去米淘米去砂師云砂米一時去山云大衆喫箇甚麼師遂覆却米盆山云據子因緣合在德山

投子青云大衆洞山恁麼道是甚道理雖然一色乾坤爭奈山高水闊所以野人云功夫不到不方圓言語不通非眷屬乃代云淘砂去米淘米去砂無影長生樹經霜結子頻大衆喫箇甚麼金鳳採香啣不盡玉雞食粟葉長新　天童覺云雪峯祇管步步登高不覺草鞋跟斷若也正偏宛轉敲唱俱行自是言氣相合父子相投且道洞山不肯雪峯意在甚麼處萬里無雲天有過碧潭似鏡月難來　琅瑘覺云雪峯與麼去大似抛却甜桃樹沿山摘醋梨

投子頌云滿鉢盛來一物無豈同香積變珍蘇日月並輪長不照木人舞袖向紅爐

黄山輪禪師因夾山問甚處人師云閩中人山云還識老僧麼師云和尚還識某甲麼山云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君僧然後還子江陵米價師云與麼則不識和尚未審江陵米作麼價山云眞師子兒善能哮吼

佛鑑懃云且道二老漢還有相識處也無若也相識何須更問若不相識因甚却問鞋錢米價交加黄山云江陵米作麼價夾山便贊云眞師子兒善能哮吼意旨如何於此見得債無陳得便新其或未然江陵米價逐時增草鞋錢盡教誰出　大潙智云啐啄同時師資相投

草鞋米價彼此相酬有得有失善能哮吼旣有得失誰肯誰休且道那箇全得那箇全失若擇得出許你親見二老

丹霞淳頌云父子相逢眼倍明鐮苗業裏坦然行箇中君謂金毛子已是鹽梅鼐大羹

齋粥

金牛禪師凡自做飯供養衆僧每至齋時舁飯桶到僧堂前作舞云菩薩子喫飯來乃拊掌大笑

曹山因僧問古人恁麼是奴兒婢子不山云是云向上事請師道山咄云這奴兒婢子　長慶稜云大似因齋慶讃　大光因僧問長慶道因齋慶讃意旨如何光乃作舞僧禮拜光云見甚道理便拜僧却作舞光云這野狐精　東禪齊云古人自出手作飯舞了喚人來喫意作麼生還會麼只如長慶與大光是明古人意別爲他分析今問上座每日持盂掌鉢時迎來送去時爲當與古人一般別有道理若道別且作麼生得別來若道一般恰到他舞又被喚作野狐精有會處麼君未會行脚眼在甚麼處　雪竇顯云雖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

雪竇頌云白雲影裏笑呵呵兩手持來付與他君是金毛獅子子三千里外見誵訛　佛國白云金牛作事也奇哉拊掌相招喫飯來若謂因齋成慶讃都盧笑殺老黃梅　地藏恩云拳中下稍緩縮自由菩薩喫飯莫笑金牛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佛眼遠云長連牀上狐屎屎三聖堂前狗吠春跳拔金牛窠窟子

月明照見夜行人　長靈卓云菩薩子喫飯來一喚令
人眼豁開却憶上方曾打鼓親持鐵鉢詣天台
藥山儼禪師一日齋時自打鼓高沙彌捧鉢作舞入堂
便拋下鼓槌云是第幾和彌云第二和師云如何是第一
和彌就桶內舀一杓飯便去
松源岳云停囚長智
汾陽昭頌云一般打鼓并作舞與作諸方事不同歷歷
正聲霄漢外且非數目落寰中　雪峰頌云聲鼓拈槌
第二籌鉢盛香飯飽還休東風扇後韶光美別岸垂楊
弄翠柔　枯木成云父子相投氣味同攀高打鼓展家
風雖然百味般般有爭柰風吹別調中
丹霞然禪師問僧甚處來云山下來師云喫飯了未云喫
飯了也師云將飯與汝喫底人還具眼麼僧無對
長慶問保福云將飯與人喫報恩有分為甚不具眼福
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不福云
道我瞎得麼　玄覺徵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為復自
用家財　汾陽昭代云若不上山爭識丹霞　芭蕉徹
云各具一得一失又代僧云爭不足讓有餘又代霞云
施受俱無利益　保寧勇代云今日被和尚勘破　應
菴華云丹霞既已龍頭蛇尾長慶保福只得將錯就錯
雖然二十三老宿要且不知這僧落處具擇法眼試請辨
看
雪竇顯頌云盡機不成瞎按牛頭喫草四七二三諸祖
師寶器持來成過咎過咎深無處尋天上人間同陸沈

趙州諗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喫粥了也未云喫粥了師云洗鉢盂去其僧因此契悟　雲門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言有趙州向伊道箇甚麼若言無這僧爲甚悟去　雪竇顯云我不似雲門爲蛇畫足直言向爾道聞者如蟲蝕木答者偶爾成文然雖與麼瞎却衲僧眼作麼生免得此過諸仁者要會麼還爾趙州喫粥未拈却這僧喫粥了雪竇與爾拄杖子歸堂　雲峯悅云雲門與麼道大似爲黃門栽鬚與蛇畫足若是雲峯則不然這僧道於此悟去入地獄如箭射　保寧勇代云恩大酬　泉大道頌云牀窄先卧粥稀後坐濟濟鏘鏘蕭蕭灑灑要會趙州洗鉢盂了事沙彌消一箇　雲居祐云粥了尋常洗鉢盂柰何依樣畫葫蘆靈光洞徹河沙界是則名爲大丈夫　佛隆遂云粥了令教洗鉢盂麁心往往更心麁直饒到此分明了也是平生不丈夫　雲蓋智云趙州喫粥話尋常問禪客心若不負人面上無慚色　白雲端云梅花落盡杏花披未免春風著出褫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三祖宗云乍入叢林伸一問鉢盂洗却更何疑從前官路無迂曲底事遊人不見歸　湛堂準云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頭向下禪人若也不會問取東村王大姐　護國圓云推窮物理成家計會合時機便識心多謝春風無厚薄貧家桃李也成陰

普化禪師與臨濟在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

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法爾如然。師遂趯倒飯牀。濟云
太麁生。師云。這裏是甚所在。說麁說細。濟休去。明日又同
一家赴齋。濟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師又趯倒飯牀。濟云
太麁生。師云。瞎漢。佛法說甚麁細。濟乃吐舌。
雪竇顯云。兩箇老賊。喫飯也不了。好與三十棒。棒雖行
且道。那箇是正賊。　圓悟勤云。真金不百煉。爭得光輝。
至寶不酬價。爭知真假。不是臨濟。不能驗得普化。不是
普化。不能抗他臨濟。所謂。如水入水。如金博金。雖然如
是。放過則彼此作家。檢點則二俱失利。　南堂靜云。此
二尊宿。如二龍爭珠。拏雲攫霧。不動波瀾。如二虎爭餐。
活捉生擒。不傷物命。今夜或有人問。大隋道。毛吞巨海。
芥納須彌。為復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只向道。不見先

師翁有言。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
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應庵華云。一出一沒。一
往一來。猛虎口裏奪餐。毒蛇頭上揩痒。要且未稱大丈
夫事。在二老名。謂宇宙價重。當時光孝今日豈可謹容
三寸。二俱放過。為他弄假像真。二俱不放過。為他搕𢶍
太甚。是汝諸人。若作佛法商量。達磨一宗掃土而盡。
上方益頌云。蘭羞供養不尋常。納度遭伊趯飯牀。總似
這般無禮漢。將何因果利存亡。　海印信云。要識真金
須入火。再三煆煉見精麁。上行買賣不饒讓。好物從來
價自殊。　野軒遵云。相逢一瞎一麁生。齋主渾家喪膽
驚。誰識二尊龍象駕。毗盧頂上等閑行。
溈山祐禪師。一日見劉鐵磨來。師云。老牸牛。汝來也。磨云。

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臥勢磨便出
去
保寧勇代磨云請和尚來日早起　水庵一云衆中道
放身便臥是不去劉鐵磨遂懡㦬而行有甚交涉殊不
知潙山老漢平生一條鐵脊梁拗不曲被劉鐵磨一推
推倒直至而今起不得若要扶起潙山請大衆下一轉
語衆無對師以拄杖一時趕散
雪竇顯頌云曾騎鐵馬入重城勑下傳聞六國清猶握
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天童覺云百戰功成
老太平優游誰肯着爭衡玉鞭金馬閑終日明月清風
富一生　無盡居士云老牸牛來到此間明朝大會去
臺山白雲一曲知音少樵唱漁歌自往還

卄贊行者因入南泉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搥云爲
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者拂袖便去泉粥後問
典座行者在甚處座云當時便去也泉云打破鍋子著一云
泉乃擊鍋三下
汾陽昭頌云一般設粥古今稀十利功圓果不低鍋鑊
盡穿無覓處叢林遠近總應知　慈明圓云卄贊設粥
請南泉請師念誦衆僧前狸奴典座言歸去當時鍋鑊
一時穿　雪峰預云異路相逢句已酬閑吹蘆笛向汀
洲漁人貪顧沙頭鷺不覺扁舟逐浪流　無盡居士云
財施無窮法施多爲他狸牯念摩訶無端卄贊低頭拜
撩發南泉打破鍋　湛堂準云高吟大笑性猖狂潘閬
騎驢出故鄉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徑

山杲云南泉打破閑家具浩浩諸方作話者今日爲君重擧過明明歷歷不顢頇

德山鑒禪師因三聖來參師云不用展炊單這裏無殘羹餿飯聖云設有向甚麼處著師便打聖接住棒推放床上師撫掌一下聖將坐具蓋却頭哭蒼天出去或作岩頭

瑯瑘覺云衆中商量極有云云不見道若無蘗布作爭得見韓光

圓悟勤云二俱勝捷蓋各各善奪鼓攙旗二俱失利彼此傷鋒犯手大似把手上高山未免傍觀者哂敢問大衆誰是傍觀者

古德云殘羹餿飯無処安著換手搥胸劈頭蓋却兩箇無孔鐵鎚一樣無繩自縛

鼓山永頌云南北山相對東西有路分不經場陣者爭見李將軍

太原隱禪師僧問數家檀越請未審赴誰家師云月應千江水門門盡有僧

丹霞淳頌云妙圓無相劫前人隨類權分百億身月夜御樓纔報曉正明三國盡知春

雲門偃禪師僧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云鉢裏飯桶裏水

雪竇顯頌云鉢裏飯桶裏水多口阿師難下觜北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天平地起擬不擬止不止箇箇無裩長者子

白雲端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未爲少鉢裏飯兮桶裏水人前切忌無分曉

天童覺云塵塵三昧彼彼不外千峯向嶽百川赴海更無一法不如來只箇堂堂觀自在

餬餅

天皇悟禪師因龍潭未出家時家爲餅鋪住在寺前每日常供餅十枚上師師受已却留一餅與之云惠汝以蔭子孫潭云是某甲將來何以返云惠汝師云是汝將來復汝何咎潭因有悟入遂投出家

汾陽昭頌云將去將來事不差龍潭因問勿交加後徒多少爭脣吻春鳥喃喃罵落花　白雲端云十餅每回留一箇因恩何謂蔭兒孫團團將去還將入不覺醍醐到頂門　佛國白云南嶽山頭見石頭便歸古岸狎沙鷗謾分餬餅爲香餌引得金龍上直鈎

雲門偃禪師示衆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作麼生是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乃云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餬餅放下手元來却是饅頭

五祖演云雲門好則甚好奇則甚奇要且只說得老婆禪若是白雲即不然作麼生是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作打杖鼓勢云堋八囉札　松源岳云洽父有條活路要與諸人共行拈拄杖云穿入諸人鼻孔裏燈籠露柱直得眼睛突出卓拄杖一下

上方益頌云買得欣欣急走歸不知放手却成乖直饒超過毗盧頂也落韶陽第二機　慈受深云小院春風特地寒佳人寂寞倚欄干斷腸曲調無人聽更把琵琶月下彈　南堂靜云桃花枝上一鶯啼緑水溪邊路不迷聞見分明非耳目休將情解論曹溪　鼓山珪云南無觀世音菩薩補陀巖上紅蓮舌不知成佛是何時打

刃須是并州鐵　徑山杲云見色明心事已差聞聲悟
道更交加觀音妙智慈悲力荆棘林生優鉢花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云餬餅
五祖演云白雲即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
談只向伊道驢屎似馬糞又云破草鞋又云靈龜曳尾
且道是同是別試辨看
雪竇顯頌云超談禪客問偏多縫罅披離見也麼胡餅
捏來猶不住至今天下有誵訛　雲居祐云韶陽胡餅
呑禪人佛祖之談道最親不落言詮休擬議面頭識取
自家珍　文殊道云堪悲堪笑老韶陽餬餅拈來擬鼻
香端的若知滋味者不勝蒲面負慚惶　道場如云駕
空欲上九層霄脚下紅絲繫轉牢賴是龍泉未出匣且

施一割用鉛刀　佛燈珣云雲門餬餅對超談多少禪
人者不穿若是孔門眞弟子自然知道化三千

五味

馬祖一禪師始臣徒日大慧遣一僧去伺陞堂乃出問作
麽生者伊道甚言句記將來僧去一如所教廻云馬大師
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醤大慧然之
徑山杲云雲門即不然夜夢不祥書門大吉又頌云見
得分明識得親鼻來猶自涉途程直饒不犯毫芒者也
是拈鎚舐指人　鼓山珪頌云胡亂三十年不少鹽與
醤江西馬大師南嶽讓和尚
雲巖晟禪師初參藥山山問甚麽處來師云百丈來山云
百丈有何言句師云有將云一句子百味具足山云鹹即

鹹味淡即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
句師無對山云爭柰目前生死何師云目前無生死山云
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又問海兄更說甚麼法師云
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外會取山云三千里外且喜沒
交涉山又問更說甚麼法師云有時上堂了大衆下堂次
復召大衆衆迴首乃云是甚麼山云何不早恁麼道師於
言下有省
投子青頌云行盡千峰路轉高肯歸方憶舊雲房貪尋
古調單于曲竪蹉胡家一韻長
巖頭豁禪師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云銅砂羅裏蒲
盛油
佛印元頌云塵中辨主眼分明特地尋方更點睛堪笑

耆婆雖瞑眩至今南北絕人行　雲溪恭云銅砂羅裏
蒲盛油正是毘盧印後杈更有塵中辨得主太平將帥
盡封侯　海印信云礎潤大將雨雲開月正明漁翁閑
引釣牽動一潭星　草堂清云銅砂羅裏油清淨照見
塵中舊主人寄語禪流猛參取莫教辜負此生身
曹山本寂禪師因僧清稅問清稅孤貧請師拯濟山喚稅
闍黎稅應諾師云青源白家三盞酒喫了猶道未沾唇
玄覺云甚麼處是與他酒喫　雪竇顯別云稅闍黎應
諾是甚麼心行　松源岳云稅闍黎拋甎引玉不知換
得箇擊子曹山雖來風深辨可惜不一等與他本分草
料免致今時向黒山下作活計
佛印元頌云清稅孤貧心太麁曹山攜手步亨途白家

三盞沾唇酒醉後添盃不似無　地藏恩云青源白家
酒三盞未沾唇七十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十難放君
南華昺云滿堂黄金不肯親吁嗟抖自怨孤貧無端更
飲三盃酒醉後郎當笑殺人

茶湯　摘茶附

文殊大士與無著喫茶次乃拈起玻璃盞問無著云南方
還有這箇不著云無文殊云尋常將甚麼喫茶著無對
洞山代展手云有無且置借取這箇看得不　曹山代
云又來大士按劒爲甚麼處在一塵　長慶稜代云君
與麼擬客勸主人　瑯琊覺云若也是去可謂虎口裏
奪餐若也不是去移舟者水勢擧棹別波瀾　保寧勇
代以手指口

汾陽昭頌云文殊大士托玻璃遂問南方有箇奇無著
忽言無這箇悞他多少老闍黎至今猶未知端的擡手
拈茶不用疑　佛印元云南方不可離須臾無著因何
却道無寄語後來禪子道喫茶拈處莫生疎　正覺逸
云自別南方涉路岐喫茶處用玻璃如何恰到清涼
手問著元來總不知　佛眼遠云青山門外白雲飛緑
水溪邊引客歸莫怪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

松山禪師因與龐居士喫茶次士擧起槖子云人人盡有
分因甚麼道不得師云秖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士云
阿兄爲甚却道得師云不可無言也士云灼然灼然師便
喫茶士云阿兄喫茶何不揖客師云誰士云龐公師云何
須更揖後丹霞聞擧乃云若不是松山洎被箇老翁作亂

衆士聞乃令人傳語云何不會取未舉起橐時
佛鑑懃云譬如琴瑟箜篌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
發松山解吹無孔笛龐老解弄勿絃琴丹霞雖隨聲應
拍須知拍拍是令衆中若有會底出來露箇消息也表
衆中有人若無各自歸堂　塗毒策云辨衡鑑別端倪
須是明眼龐公探竿影草松山不負來機雖然緇素分
明爭柰傍觀不肯還如痴人看畫虎瞎地長威獰
南堂靜頌云未提橐子已前衲子難為下觜識得這箇
靈苗不向黃泉作鬼不作鬼何準擬一拳拳倒黃鶴樓
一趯趯翻大海水

則首座因與龐居士摘茶次士問法界不容身師今還見
我不師云不是老僧泊荅公話士云有問有荅蓋是尋常
師不對士云莫恠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云這無
禮儀老漢待我一一舉似明眼人去在師乃拋下茶籃便
歸

雪竇顯云則川只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時好
與捋下幞頭誰敢喚作龐居士　佛鑑懃云兩回不會
提籃便歸且道旨歸何處還會麼苦瓠連根苦甜瓜徹
帶甜則川老漢經事多矣　大潙智云諸仁者參須參
到這般田地喚作千人隊裏喚不回頭萬刃叢中撼他
不動始得穩坐地若不是則川被龐公引入荒草裏便
見忘却摘茶事也　塗毒策云似海之深如山之固方
能坐致太平龐老雖則擂鼓攙旗其柰則川理兵掉闘
秖如末後拋下茶籃便歸又作麼生太平基業分明在

何必忉忉問別人
保寧勇頌云相逢相識謾相邀氷碧深深隔斷橋無限
雪辭殊不聽急扃門戶更徒勞
趙州諗禪師問新到曾到此間麼僧云曾到師云喫茶去
又問一僧僧云不曾到師亦云喫茶去後院主云和尚為
甚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
諾師云喫茶去
保福展云趙州慣得其便　鏡清怤舉問僧作麼生會
僧便去清云邯鄲學唐步　達觀頴云有條攀條無條
攀例乃高聲云喫茶去　雪竇顯云這僧不是邯鄲人
為甚學唐步若辨得出與汝茶喫
汾陽昭頌云趙州有語喫茶去天下衲僧總到來不是

石橋元底滑喚他多少衲僧回　黃龍南云趙州驗人
端的處等閑開口便知音覿面若無青白眼宗風爭得
到如今　投子青云見僧便問曾到不有言曾到不曾
來留坐喫茶珍重去青煙暗換綠紋苔　佛國白云此
間曾到不曾到人義人情去喫茶院主不知滋味好卻
來爭看盞中花　雲蓋智云趙州喫茶話自古及至今
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佛眼遠云趙州一甌茶驗
盡當行家一期雖似好爭免事如麻
溈山祐禪師因摘茶謂仰山云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
子形仰撼茶樹一下師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師云未
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云
放子二十棒

首山念云夫為宗師須具擇法眼始得當時不是潙山便是扶籬摸壁　琅琊覺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又云若不是潙山洎合打破蔡州　大潙喆云陽春白雪今古罕聞如今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良久云唱彌高和彌寡　大潙智云古人相見互換之機啐啄同時體用雙行涉是兼非當時正令若全提方知盡餅不充飢遂乃拈起拄杖云還會麼良久又云家醜不可外揚父子體用全彰父奪子機猶可子奪父機無良擊禪牀一下　天童覺云潙山仰山父父子子叢林盡道各得一橛殊不知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汾陽昭頌云摘茶更莫別思量處處分明是道場體用共推真應物禪流頓覺雨前香　保寧勇云春暖相呼出翠微時行時坐幾忘歸黃昏一陣東風雨未免渾身透濕衣　佛印元云體用全彰用不離當時潙仰自相謾禪流若具金剛眼互換機鋒子細看　野軒遵云龍生龍子鬪全威霹靂聲中掣電機雨過雲收何處去潙山千古獨巍巍　佛慧泉云體用俱非烏飛兎走攙樹默然天長地久二十拄杖令雖嚴也是憐兒不覺醜　佛鑑懃云張公乍與李公友待罰李公一盞酒到被李公罰一盃好手手中無好手

王延彬太尉因到招慶煎茶次時朗上座與明招把銚忽翻却茶銚尉見乃問上座茶爐下是甚麼朗云捧爐神尉云既是捧爐神為甚麼翻却茶朗云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尉拂袖便去明招云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向江外打

野村朗云上座作麼生招云來人得其便
大潙喆云王太尉大似相如奪璧怒髮衝冠明招也是忍俊不禁難逢快便大潙若做朗上座當時見問但呵呵大笑伺他故見之不取千載難追　雪竇顯云當時但踏倒茶爐又頌云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可悲獨眼龍曾未呈牙爪牙爪開生雲雷逆水之波經幾回

歷村禪師一日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起茶匙子僧云莫這箇便當否師擲向火中
投子青頌云煎茶未了人來問拈起茶匙呈似他當初若過收蘇手性命難存爭奈何

蔬菜

丹霞然禪師訪龐居士門前見女子靈照去洗菜師問居士在不照放下菜籃斂手而立師又問居士在不照提起籃而去師便回居士從外歸靈照舉似居士士云丹霞在不照云已去也居士云赤土塗牛嬭
大潙喆云大小丹霞被居士女子勘破山僧當時若作丹霞但與呵呵大笑待他問長老笑箇甚麼却向道不是冤家不聚頭　佛鑑懃云丹霞從苗辨地靈照因語識人放下籃子當處發生提籃便行隨處滅盡居士赤土塗牛嬭堂屋裏販揚州且道畢竟如何各自散去免增話會　塗毒策云問在不在一等夥人放籃提籃風流難掩最好丹霞便回去龐公稍自下金鈎還知這般說話也無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上方益頌云露頭露面便相酬慣出人前不怕羞自足

奴奴肌骨好不施紅粉也風流白面郎白面郎從來門户恰相當可憐赤土塗牛妳打死鑽龜亂度量　妙高臺主云冊霞一問女子斂手擬議之間烏飛兎走何人證明庵中野叟赤土塗牛不護子醜　無礙居士云淡薄衣裳取次粧放籃斂手自無良老龐猶更多愁在不到奴奴泄漏香

趙州諗禪師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云鎮州出大蘿蔔頭

汾陽昭頌云因問當初得法緣不言東土及西天鎮州有菜名蘿蔔濟却飢瘡幾萬千　雪竇顯云鎮州出大蘿蔔天下衲僧取則只知自古自今爭辨鵠白烏黒賊賊衲僧鼻孔曾拈得　保寧勇云鎮州蘿蔔天然別滿口明明說向人薄福闡提人不信一枚秤得二三斤

海印信云陶潜彭澤唯栽柳潘岳河陽只種花何似晩來江上望數峰蒼翠属漁家　徑山杲云參見南泉王老師鎮州蘿蔔更無私拈來塞斷是非口雪曲陽春非楚詞

夾山會禪師在潙山作典座潙問今日喫甚菜師云二年同一春潙云如法修事著師云龍宿鳳巢潙云作家

大潙喆云夾山雖逞家風美則美矣善則未善慧光即不然尋常茶飯隨家豐儉或有人問今日喫甚麼菜向道不是茄子便是菘菜如法修事著五味不少且道夾山是慧光是　智海逸云諸方盡道典座盡善盡美殊不知弄巧成拙薦福不然今日喫甚菜自炒菠稜莙若

違如法修事著自應諾諸禪德試辨看君也辨得非惟
此土舉世無雙任是香積門中還他第一
投子青頌云相逢借問衆僧糜莫比庵園香飯施紫氣
夜隨丹鳳轉金龍曉纏月中枝 北覺逸云變生為熟
逐時新好是十年同一春龍宿鳳巢輕舊意調和味塞
口多人 大洪預云雨過龍庭苔蘚潤夜央金殿燭初
紅宮娥雅奏昇平曲禁外虛勞視聽功
睦州蹤禪師僧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
重時如何師云昨日栽茄子今朝種冬瓜
靈隱遠云問者善問不解答答者善答不解問山僧今
日向飢鷹爪下奪肉猛虎口裏横身為你諸人說箇樣
子登壇道士羽衣輕咒力雖窮法轉新拗指破開天地

暗蛇頭攧落鬼神驚
南巖勝頌云披蓑側笠千峯上引水澆蔬五老前中有
瓜田難納履睦州倒退在傍邊 咲庵悟云昨日栽茄
子今日種冬瓜一聲河滿子和月落誰家 自得暉云
重重去盡自平常春暖風和日漸長戶外鳥啼聲細碎
叢花狼籍滿山房
普化禪師因喫生菜次臨濟云這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
驢鳴濟云直歲與他細抹草料師云少室人不識金陵又
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為人開
趙州云何不與他本分草料
上方益頌云草裏相逢兩赤眉交鋒一陣疾如飛東西
旗號渾相似試問何人得勝歸 徑山杲云先師會裏

呈眞歇臨濟堂前喫藥時運此三面露柱索出這㳂瑩
盤乞兒
大愚芝禪師示衆云大家相聚喫莖虀若喚作一莖虀入
地獄如箭射
應菴華云好語要且無來處有人辨得出與你一两金
松源岳頌云殺活全機覿面提大家相聚喫莖虀後生
不省這箇意只管忙忙打野榸

禪林類聚巻第十八

禪林類聚巻第十九

田地　草木竹附　花果
香燈　撒掃　柴薪

田地

黄蘗運禪師在百丈開田歸丈問運闍黎開田不易師云
隨衆作務丈云有煩道用師云爭敢辭勞丈云開得多少
田也師將钁築地三下丈便喝師掩耳而去
瑯瑘覺云百丈一喝可謂垂絲於萬丈潭中黄蘗掩耳
獨聳於千峯之上　大潙喆云黄蘗開田功不浪施百
丈住持令不虛行　禾山方云百丈正令風行草偃黄
蘗開田水到渠成雖然與麼且道以钁築地勲又作麼
生還會麼不是苦辛人不知　松源岳云百丈一喝風

雲峯嶽黄檗掩耳諸人自摸索看

佛眼遠頌云相見言談理不虧等閑轉面便相揮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百丈政禪師一日謂衆云汝等與我開田了我爲汝說大義僧開田了云請和尚說大義師乃展開兩手（或作海禪師）

白雲端云百丈說大義只止於此當時再參馬祖底句向甚處去也若言更有在未免與蛇畫足且道作麼生得知百丈老人立地處乃云客來無茶點藹湯備禮儀

大潙喆云百丈說大義可謂今古罕聞光前絕後大潙即不然但向道開田勞力請歸堂歇教他天下衲僧鋩鋒結舌何故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應菴華云白雲要見百丈再參馬祖底道理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又道作麼生得知百丈立地處也與笑三十年客來無茶點藹湯備禮儀也與笑三十年三笑而九十年爲後笑白雲批判未當爲後別有道理汝諸人若檢點得出歸宗拄杖子兩手分付苟或未然幾度醉歸明月夜笙歌引入畫堂前

白雲端頌云常憐百丈解開田今古行人手裏傳誰道舌頭曾不動五音六律太周旋

佛眼遠云開田說大義後人莫容易百丈總持門深而還有味

長沙僧問如何轉得山河大地爲自己去師云如何轉得自己爲山河大地去僧云不會師云湖南城裏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隣

天童覺云雖然主賓互換要且泥水不分或然裂轉鼻

孔恁麽不恁麽總不得又合作麽生知今王令稍嚴不
許人攙行奪市　徑山杲云轉山河大地歸自己則易
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則難直饒人道得不難不易句却求
徑山手裏諸棒喫　應菴華云蒲山隨分判斷大小長
沙勘這僧不破

保寧勇頌云塵刹平常露此身疑生情動見蹤親湖南
城裏從來事米賤柴多足四隣

仰山寂禪師因潙山問甚處來師云田中來潙云田中有
多少人師挿鍬叉手而立潙云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師
拽鍬而去

玄沙云我若見即踏倒鍬子　鏡清因僧問挿鍬意旨
如何清云狗啣赦書諸侯避道又問玄沙踏倒鍬意旨
如何清云不柰船何打破戽斗又問南山刈茅意旨如何清
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　雪竇顯云諸方尊宿咸謂挿
鍬話奇特也大似隨邪逐惡據雪竇見處仰山被潙山
一問直得草繩自縛去死十分　翠巖芝云仰山只得
一橛諸人別有會處　潙山杲云潜行密用還他本分
作家或放或收須是通人自照且道明甚麽邊事吸盡
西江水方明一點心

投子青頌云潙山問處少知音挿地酬他佛祖沈踏倒
玄沙傍不肯免教蒼翠帶春深　保寧勇云淺種深耕
正及時入泥入水更同誰南山茅草多人刈獨是爺兒
兩箇知　佛心才云金鞭擊動蒼龍窟吐霧擎空出海
門濵渤吸乾天上去些餘雷電滿山川　佛眼遠云數

自分明擧即難納僧無不騰毛鬣須知更有壷中路但
向須彌頂外看　天童覺云老覺情多念子孫而今慚
愧起家門是須記取南山語鏤骨銘肌共報恩

仰山夏末問訊溈山山云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
所務師云某甲在下面鋤得一片畬下得一籮粟溈云子
今夏不虛過師却問和尚今夏作得箇甚麼溈云日中一
食夜後一寢師云和尚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溈云
寂子何得自傷己命

大溈喆云仰山眼照四天下到大圓面前却向淨地上
喫交大圓可謂養子之緣不免掛後人唇齒　佛眼遠
云大衆溈山父子尋常相見遊戲神通不同小小還有
知得底麼若無山僧與諸人說看開一片田容容綿綿
兩頓粥飯其道自辨山僧一夏與諸人相見自是諸人
不薦若或薦成一片看取當門箭　天童覺云少當努
力老合歇心這一夏總不虛過為甚麼仰山道了吐舌
若點檢得出禍不入慎家之門

洞山聰頌云仰山何得太傷義吐舌怳然又泄機最得
溈山言點責得伊從此媿知非　佛燈珣云一畝田兮
三頃穀齋時飯兮早晨粥一期父子話家風功名萬古
傳燈錄禪家流細觀驕匆謂斯言語麁俗好似荊山白
石頭會有卞和知是玉

臨濟玄禪師因赴普請鋤茶園次黃蘗後至師問訊了拄
钁而立蘗云莫是困耶師云纔钁地何言困蘗拈拄杖便
打師接住推倒蘗乃喚維那扶起我來維那扶起云和尚

爭容得這風顛漢檗却與維那一掌師遂钁地云諸方火
葬我這裏活埋

潙山問仰山黃檗與臨濟此時意作麼生仰云作賊人
走却邏贓人喫棒潙云如是如是　大潙喆云黃檗倒
地維那扶起火葬活埋淸風未已

眞淨文頌云奪旗制鼓著精神父子雖親法不親爲報
四方禪客道等閑莫作守株人　佛鑑懃云百頭馬裏
一頭騾踢踏縱橫不柰何今日風顛臨濟是却令黃檗
打維那

玄沙備禪師云若論此事喻似一片田地四至界分結契
賣與諸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在

鼓山珪頌云萬事由王老師樹子未屬你在廣額屠兒
成佛二祖大師償債　徑山杲云祖父田園都賣了四
邊界至不曾留柰何猶有中心樹惱亂春風卒未休

地藏琛禪師一日插田次見新到僧乃問甚麼處來云南
方來師云南方佛法如何僧云商量浩浩地師云爭似我
這裏種田博飯喫僧云爭柰三界何師云喚甚麼作三界
僧無語

大潙喆云淸貧長樂濁富多憂

雲峯悅頌云種田博飯喫言中誰辨的午後打齋鐘眞
金曾失色　靈源淸云種田博飯喫佛法要商量言下
超三界靈機發妙光　雲巖因云種田博飯有來由免
見區區向外求莫謂勞心便勞力大都工拙要全收
旻古佛云種田博飯待方來玄妙商量一任猜無影樹

頭懸日月幾人於此便心灰

石門徹禪師僧問實際理地如何進步師云鳥道無前僧進語云幽谷白雲藏白雀擬心棲處隔山迷

石門聡別云棲心不住棲心地物外縱横任法閑

西禪需頌云幽谷白雲藏白雀擬心棲處隔山迷直饒不住棲心處猶落恰山第二機

草木 竹附

南陽忠國師問紫璘供奉甚処來奉云城南來師云城南草作何色奉云作黄色師乃問童子城南草作何色子云作黄色師云秪這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

大潙喆云國師與麼問供奉與麼答童子與麼答且道還有利害麼若也辨得許你親見國師若也未會城南草依前黄色

月堂昌頌云慣使渡頭船如今不記年受他風浪惡方是趂篙錢

薬山儼禪師一日與道吾雲巖髙沙彌遊山見兩株樹一榮一枯師乃問榮者是枯者是吾云枯者是師云酌然一切處令教枯淡去師又問雲巖巖云榮者是師云酌然一切處令光明爍爛去後問沙彌彌云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回顧道吾雲巖云不是不是

五祖戒云夢中説夢兩重重

保寧勇頌云抹粉塗珽復裹頭盡由行主線牽抽鼓聲打破曲吹徹收拾大家歸去休　佛慧泉云一枝榮一枝枯中心緑葉更扶蘇黄鶯任解千般語免得傍人彈

子無　海印信云落雲黄葉作金錢癡騃啼兒見喜歡捉得獻娘俱道好不知誰是哂傍觀　雲巖因云年老心孤笑藥山團欒諸子坐忘還從頭纔問榮枯事鼻孔元來總一般　楚安方云藥山用處少人扶堪笑雲巖與道吾猶向榮枯生解會豈知潙閣倒騎驢

大潙安禪師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踈山聞之徑往彼請問値師泥壁次便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豈不是和尚道師云是山云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師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踈山隨後云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爲此因緣而來和尚何得相弄師云侍者討錢還伊去遂囑云向後有獨眼龍爲汝點破在山後到明招擧前話招云大潙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遇知音山却問樹倒藤枯時如何招云更使潙山笑轉新山因而有省乃云潙山元來笑中有刀遂遥禮悔過

海印信頌云樹倒藤枯伸一問呵呵大笑有來由羚羊掛角無尋處直至如今笑未休　文殊道云樹倒藤枯問大潙呵呵大笑顯全機布單賣却般纏了秋夜寒來說向誰　大洪預云冷刃吹毛笑裏來爍迦羅眼不容裁一日金龍曾擧爪髑髏覺痛頂門開　枯木成云江邊閑把直鉤垂也有金鱗上釣時三跳若能乘羽化免教漁父皺雙眉　楚安方云添得潙山笑轉新當時覿面已呈君明招漏泄潙山句無限風光付與人　徑山杲云若將此語定綱宗辜負明招獨眼龍笑裏忽分泥水路方知千里共同風

香嚴閑禪師垂語云如人上樹口啣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樹樹下忽有人問祖師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是時有虎頭上座出云上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師呵呵大笑

雪竇顯云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　翠巖芝云問者對者不免喪身失命如今衲僧作麼生　天童覺云虎頭上座是箇惡賊用無義手打不防家直饒本色作家往往做手脚不辨雪竇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到這裏亦秖得藏身露影還會香嚴做處麼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見太平

保寧勇頌云曲設多方老古錐那堪枝上更生枝好如良馬窺鞭影逐塊且非獅子兒　佛慧泉云呵呵大笑沒劍鋒上樹何如未上時任使香嚴多伎倆傍觀不免為攢眉　地藏恩云香嚴垂語真堪賞口啣樹枝懸樹上此時不問祖師機且道渠儂底模樣　上方益云狹路轉身難東西盡是山行人不到處風定落花閑

門易云古聖悲心利後人口啣枝上露全身直饒玄路無消息未免家中喪二親

臨濟玄禪師在黃蘗栽松次黃蘗云深山裏栽許多樹作麼師云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钁頭打地一下蘗云雖然如是已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又打地一下云噓噓蘗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

溈山問仰山黃蘗當時只囑臨濟一人別更有在仰云有只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溈山云雖然如是吾

也要知仰舉看仰云一人指南呉越令行遇大風即止
大潙喆云臨濟與麼大似平地喫交雖然如是臨危不
變方稱丈夫黃檗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也是憐兒不
覺醜　應菴華云黃檗道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二十棒
了也養子之緣故當如是臨濟正令雖行可惜向鑁頭
邊甘自活埋仰山見解未出常流豈止遇大風即止當
時何不道直得盡虛空界盡此話方始大行豈不是頭
正尾正蔣山今日將下面皮要與諸人相見去也驀拈
拄杖卓一下云驚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
翠巖眞頌云帶礪山河畫土疆漢高殿下有張良千言
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

多福禪師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云一莖兩莖斜云
學人不會師云三莖四莖曲
黃龍新云斜即任斜曲即任曲喚甚麼作一叢竹川松
源岳云三年一閏喝一喝
應菴華頌云一莖兩莖斜其意毒如蛇三莖四莖曲無
疑入地獄言下若知非心空及第歸蔣山老無端
入荒草

雲門偃禪師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云體露金風
黃龍新云大小雲門境上縛殺雲巖即不然樹凋葉落
時如何珊瑚枝枝撐著月　雪堂行云大小死心向句
裏縛殺山僧恁麼道為復壓良為賤為復別有道理
泐潭清云若向言下取則句裏呈機要見雲門千山萬
水何故妙体本來無處所通身那更有來由　教忠光

云雲門騎賊馬趕賊隊奪賊鎗殺賊只知其殺不知其
活要知殺活莫隨言語大用現前超今越古　松源岳
拈拄杖云雲門可謂騎賊馬趕賊奪賊刀殺賊只是諸
人不得恁麼會何也命若懸絲捉拄杖下座
泉大道須云體露金風觸處周何須葉落始知秋清風
樓上當年事直至如今笑未休　雪竇顯云問既有宗
答亦攸同三句可辨一鏃遼空大野兮涼飈颯颯長天
兮疎雨濛濛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客靜依熊耳一叢
叢　佛性泰云涼風落木楚山秋蒲樹寒蟬噪不休紅
蓼白蘋開兩岸不知誰在釣魚川　白楊順云金風體
露復何言大道從來絕變遷一葉飄空天似水臨川人
喚渡頭船　佛鑑懃云樹凋葉落何時節體露金風九

月天滿目真如人不會一川風月正倫然

花果

世尊昔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尊
者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
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大迦葉
白雲端云迦葉善觀風雲別氣色雖然如是還覺頂門
重麼　黃龍心云直下穿過髑髏已是換却眼睛臨危
不在悚人向甚處見釋迦老子　月庵果云大衆辨龍
蛇別休咎須是佩毗盧印具頂門眼還知釋迦老子爲
人處麼大似見兎放鷹香孔著楔不妨善其樞要福巖
然則晚輩今日亦欲効顰乃竪拂子云見麼見麼良久
云更深夜靜歸堂歇去

黃蘗勝頌云靈山卓地紅蓮發白眉老翁笑不歇轟轟洪韻震東西八萬迷徒猶未瞥　佛慧泉云霜風掃地掃枯荄誰覺東君令已回唯有嶺梅先漏泄一枝獨向雪中開　白雲端云盡說拈花微笑是不知將底辨宗風若言心眼同時證未免朦朧在夢中　正覺逸云教外單傳事最奇兜羅綿手舉花特會中不得雞峰老無限清香付與誰　無為子云世尊舉花迦葉微笑殃及兒孫上祖不了　長靈卓云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不落宮商是何曲調古洞風清寒潭月皎　無盡居士云世尊迦葉不相知陷虎機關各自施正眼妙心真實相靈山會上付他誰

牛頭山融禪師未值四祖以前居牛頭山棲於北巖感百鳥啣花以供養後四祖來廣說法要遂乃開悟此後百鳥不復啣花後有僧問南泉牛頭未見四祖為甚麼百鳥啣花獻泉云為渠步步踏佛階梯云見後為甚麼不來泉云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雲門云南泉只解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僧問如何是步步登高門云香積世界云如何是從空放下門云塡溝塞壑　洞山於階梯處云如掌觀珠意不暫捨又於一線道處云通身去也

雪竇顯頌云牛頭峯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百鳥不來春已過不知誰是到庵人　無為子云紫氣氤氳透白雲因逢宗匠指迷津啣花百鳥空惆悵不見庵中舊主人　祖印明云諠寂同為不二門莫求無佛處稱

單葛言牛首菴中老百鳥啣花禍有根　夢庵信云豢
豢風月臥煙霞白鳥從茲不獻花人義盡從貧處斷世
情偏向有錢家　無盡居士云花落花開白鳥悲庵前
物是主人非桃源咫尺無尋處一棹漁蓑寂寞歸　天
童覺云花鳥不來空過春牛頭山上懶融人自心淨故
元無作放下許多閑苦辛
大梅常禪師因龐居士問久響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
云你向甚處下口士云百雜碎師云還我核子來
翠巖芝云此二人大似把手上高山
松源岳頌云大梅梅子熟龐老已先知正眼驗深要相
逢拍手歸
南泉願禪師因陸亘大夫云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
同根萬物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
花如夢相似
圓悟勤云陸亘大夫手攀金鎖南泉八字打開直得七
珍八寶羅列目前乃竪起拂子云天地一指萬物一馬
通身是口分疎不下　保寧勇代陸拍手云阿誰到這
箇田地　徑山杲云這一則公案流布叢林近三百載
中間有無數善知識出世只是未嘗有一人與伊分明
判斷徑山今日與伊斷取若向理上看非但南泉讓他
陸亘一點不得亦未摸著他脚下一莖毛在若向事上
看非但陸亘讓他南泉一點不得亦未夢見他汗臭氣
在或有人出來道大小徑山說理說事即向他道但向
理事上會取　瑞巖恭云大夫致箇問端不妨奇特被

南泉將一粒黒豆換却眼睛便見忘前失後
雪竇續頌云見聞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　上方益云一枝兩枝千萬枝金刀擬翦却難披不離披有誰知自縁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　黄龍心云舉則易見還難彌盧頂上天風寒峨峨直下蒼龍窟誰敢覷著　死心新云舉則易見還難同根天地又顢頇南泉指出花如夢對此憑君子細看　佛鑑懃云南泉瀝膽爲諸人笑指庭前別是春不是守株閑待兎直須騎鶴上青雲　徑山杲云天地同根伸一問未曾擡歩已忘家無陰陽處花重發玉本無瑕似有瑕

潙山祐禪師與仰山遊行次烏啣一紅柹落師前師將與仰山仰接得以水洗了却與師師云子甚麼處得來仰云此是和尚道德所感師云汝也不得空然即分一半與仰山
玄沙云大小潙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
古德頌云鵶啣柹子落師前致獻何來事皎然各分一半甘如蜜知今不會是何年

睦州見僧來參師便喝云上座如何偸常住果子僧云某甲方到因甚道偸果子師云贓物見在聻
保寧勇代云這老賊
松源岳頌云傾盡寶山寶全身入荒草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

靈雲勤禪師參潙山見桃花悟道有頌云三十年來尋劒

客幾回兼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
舉似潙山山云從緣得入永不退失汝善護持後玄沙聞
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猶未徹在
長慶因僧問玄沙意旨如何慶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
鬚胡　保寧勇云且道靈雲見甚麼道理莫是悟得箇
萬法不生不滅無去無來空寂之理麼若與麼何曾悟
在只如玄沙與麼道爲復是肯他不肯他君道肯他玄
沙眼在甚麼處若道不肯他靈雲有甚麼過衆中商量
極多所以千聞不如一見保寧亦敢保諸人未徹在
南華昺云靈雲悟處窮盡萬法根源玄沙雖提坐斷千
差要路一唱一酬一舒一卷大似把手上高山然雖如
是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　長蘆心云靈

雲玄沙好一對無孔鐵鎚競生節目若是長蘆門下與
佗一坑埋却何故皓玉無瑕雕文喪德
首山念頌云分明歷世三十春因悟桃花色轉新人人
盡得靈雲意不識靈雲是何人　神鼎諲云傷嗟尋劍
客桃花過春開靈雲一見處令我笑哈哈　慈明圓云
二月桃花處處新靈雲一見更無親祖逢盡道休官去
林下何曾見一人　雪竇顯云本無迷悟數如麻獨許
靈雲是作家借問徧參諸祖客不知何處見桃花　翠
巖眞云子路當時問要津滔滔天下丈夫人相逢相見
君如此更有春風春又春　覺範洪云靈雲一見不再
見紅白枝枝不著花叵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摝魚
蝦　開福寧云百煉精金大冶中任他騰燄亘天紅須

史拈出教人看添得行家價轉豊

洞山价禪師因請泰首座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黒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你道過在甚處泰云過在動用中師便喝乃令掇却果卓

五祖戒別首座云朝來更獻楚王香　瑯琊覺云若不是洞山老人焉能辨得雖然如是洞山猶少一著在

大潙喆云還知洞山落處麽君也不知往往作是非得失會去山僧道這果子莫道泰首座不得喫設使盡大地人來亦不得正眼覷著　雲蓋本云洞山雖有打破虚空底鉗鎚且無補綴底針線待伊道過在動用中但道請首座喫果子泰首座若是箇漢喫了也須吐出

開善謙云洞山倚勢欺人眞如隨風倒柂忽有人問山僧道過在甚麽處拈果子便喫何故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黄龍忠云垂絲千尺意在深潭泰首座久戰沙場功名不就潙山當時若見洞山問了便揖云請喫果子直饒洞山有懸河之辯也須教伊結舌　南堂靜云洞山老坐籌幃幄決勝千里泰首座通身是口有理難伸

踈山仁禪師因靈泉問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這邊句是那邊句師云亦是這邊句泉云如何是那邊句師云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棲無影林

丹霞淳頌云滄海無風波浪平煙收水色霊含月寒光一帶望何窮誰辨箇中龍退骨

風穴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雪竇顯云曽有人問我對他道劈腹剜心又且如何復
云因風吹火別是一家傷鼈恕龜必應有主　大潙秀
云江南佳㝵誠合如之千載觀光添人性傑儻成不爾
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天童覺云霹靂
鼎圓陀陀直是無稜縫且道風穴無稜縫何似雪竇無
稜縫還會麼和光惹事剖篤成家
海印信頌云鷓鴣啼處百花香拊掌呵呵笑一場因憶
舊年遊歷処送人雲塢入斜陽　寶峯明云鷓鴣啼處
百花鮮江國從來路坦然爲報途中夫歸客謝家人不
在漁舡　鼓山珪云快騎駿馬上高樓南北東西背自
由最好腰纏十萬貫更來乗鶴上揚州　徑山杲云忽
爾出門先見路纔方下脚便登舡神僊祕訣直堪惜父

子雖親不可傳
智門祚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云蓮華云出水
後如何師云荷葉
天童覺云蜜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
雪竇顯頌云蓮花荷葉報君知出水何如未出時江北
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　白雲端云蓮華荷葉
有由哉泥水分時絶點埃堪憶九龍初沐處東西一歩
一枝開　無盡居士云蓮華荷葉共河中華葉年年緑
間紅春水漣漪清徹底一聲啼鳥五更風　佛鑑懃云
香苞冷透波心月緑葉輕揺水面風出未出時君看取
都盧只在一池中　慈受深云雨餘檻外差差碧風撼
池中柄柄香多謝浣沙人不折雨中留得蓋鴛鴦

淨衆信禪師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云菡萏滿池流
云出水後如何師云葉落不知秋
天童覺云李陵持漢節潘閬倒騎驢
丹霞淳頌云白藕未萌非隱的紅花出水不當陽遊人
莫用傳消息自有清風遞遠香
雪竇顯禪師僧問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學人分上為
甚麼不會師云棺木裏瞠眼云恁麼則從苗辨地因語識
人也師云三十棒且待別時
白雲端頌云一枝枯草強遮羞明鏡當軒燭盡幽滿面
慚惶移歩去清光灼灼避無由

香燈

龍潭信禪師因德山侍立抵夜師云夜深子何不下去山出
遂珍重揭簾而出見外黒却囘云外面黒師乃點紙燭度
與山山擬接師便吹滅山忽大悟作禮師云子見箇甚麼
道理山云某甲從今以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師至
明日陞堂告衆云可中有箇漢牙如劔樹口似血盆一棒
打不囘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山遂取平日疏
鈔將一炬火提起云窮諸玄辯若一毫致於太虛竭世樞
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將疏鈔便燒却禮辭而去
白雲端頌云明暗相凌不足云絲毫有解未為親紙燈
忽滅眼睛出打破大唐無一人　保寧勇云一條瀑布
巖前落半夜金烏掌上明大口開來添意氣與誰天下
共橫行　上方益云一陣旋風霧靄開千峯突出碧崔
嵬鷺猿怨鶴拋來久半夜山前喚得囘　大洪遂云明

暗相形事渺茫誰知照後迸神光都來劃斷千差路南北東西達本鄉

天寧璉云德嶠龍潭啐啄機芥針投合契玄微孤峰盤結㑹頭坐不顧青山雲自歸

雲巖晟禪師僧問二十年在百丈巾缾爲甚麽心燈不續師云頭上寶華冠僧云頭上寶華冠意旨如何師云大唐天子及冥王後僧舉問九峯虔禪師大唐天子及冥王意旨如何虔云却憶洞上之言

冊霞淳頌云玉鞭高舉擊金門引出珊瑚價莫論迥古輪王全意氣不彰寶印自然尊

香林遠禪師僧問如何是室內一盌燈師云三人證龜成鼈（或作大隨）

投子青頌云六耳同謀事可成直言方表赤心人室中燈燄誰來撥白髮童兒吶鬢新

西禪需云三人證龜成鼈剛把大機漏泄木人嶺上歌歌石女服中滴血

慈明圓禪師在衆時到芝和尚寮芝坐間開合子拈香燒次師問作麽生燒芝便放爐中燒師云斷郎當漢又恁麽去也

白雲端頌云千人萬人行一路幾箇移身不移步對面拈香爐上燒斷郎當漢又恁麽　攛掇

打地禪師自江西領旨自晦其名凡學者致問惟以棒打地而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問師但張其口僧問其門人云只如和尚每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於竈底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趙州諗禪師見僧掃地次問與麽掃還得淨潔也無僧云轉掃轉多師云豈無撥塵者僧云誰是撥塵者師顧視云會麽僧云不會師云問取雲居去其僧後問雲居如何是撥塵者居云這瞎漢

曹山本寂禪師問僧甚處去來僧云掃地來師云佛前掃佛後掃僧云前後一時掃師云與我過袈裟來

五祖戒出僧語云和尚是何心行

汾陽昭頌云器量方圓得見伊問君掃地是慈悲前後一時俱掃却也是拈來第二機

柴薪

雪峯存禪師因普請次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抛下叉手立僧擬取師便踏倒歸舉似長生云我今日踏得這僧甚快生云和尚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師休去

法眼因有二僧各說道理請師斷師云汝兩僧一時入涅槃堂　玄覺云甚麽處是替那僧入涅槃堂処　雪竇顯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也好與一踏　白雲端云雪峯外面贏得五百家中失却一貫　崇壽稠云此一轉語知還老兄　東禪齊云只如長生意作麽生　南堂靜云雪峯一踏別傳教外雪竇一踏千古無對長生荅對失錢遭罪若人點檢得出老僧只呵呵大笑且道笑與踏是同是別良久云參

上方益頌云睹抛香餌在江濱果是金鱗釣得歸不是絲綸收得疾幾乎輸與鷺鷥兒　佛燈珣云偉哉雪老法中英宥上藤薪覿面呈目前不薦當頭著和身一踏

倒囊傾倉却擔重因柴束自然便重不便輕何山奉報
諸禪侶孩兒須是的親生

興教壽禪師因在天台韶國師處一日搬柴墜落而悟乃
成一頌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
王身國師然之

法昌遇禪師因普請舉木大衆放歌師云大衆作麼生是
時節因緣一僧乃發號聲師云只得入成僧云和尚與意
如何師云拽

禪林類聚卷第十九

禪林類聚卷第二十

獅象　龍虎　牛鹿
猫犬　龜魚　兎蛇
飛走

獅象

雲巖晟禪師因藥山問聞汝會弄獅子是否師云是山云
弄得幾出師云弄得六出山云我亦弄得師云和尚弄得
幾出山云我弄得一出師云一即六六即一師後到潙山
潙問承長老在藥山弄獅子是否師云是潙云長弄還有
置時師云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潙云置時獅子在甚麼處
師云置也置也

法昌云好一場獅子只是弄得有頭無尾當時若見潙

山道置時獅子在甚麼處便與放出踞地金毛獅子直
教潙山藏身無路　湛堂準云樂山雲巖鈍置殺人兩
子父弄一箇獅子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只消獨自弄
拽得來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箇金睛攫幾鉤鐵爪
吼一聲直令百里內猛獸潛蹤蒲空裏飛禽亂墜準上
座未弄獅子請大衆高著眼先看做一箇定場以拄杖
擲下云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喝一喝
雪竇顯頌云尾趯金毛獅子子栴檀林下青莎裏置也
置也威自全一出六出眉趯起非擬擬知幾幾星流不
閣三千里天外風清哮吼時爲君吸盡西江水咄
仰山寂禪師因見雪獅子乃指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衆
無對

雲門云當時好便與推倒　雪竇顯云雲門只解推倒
不解扶起　瑯琊覺云即今問汝諸人推倒扶起相去
多少拄杖子撥過眉毛鼻孔呵呵大笑便擲下拄杖
靈隱昌云推倒也錯扶起也錯且道還有過此色者麼
天童覺頌云一倒一起雪庭獅子愼於犯而懷仁勇於
爲而見義清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衲僧家
了無寄同死同生何此何彼暖信破梅兮春到寒枝涼
飇脫葉兮秋澄潦水

龍虎

黄蘗運禪師因百丈問甚處去來師云大雄山下採菌子
來丈云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遂與
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陞座謂衆云大雄山下有一大

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潙山問仰山仰云和尚怎生潙云百丈當時便洽一斧
斫殺因甚麼到如此仰云不然潙云子又作麼生仰云
百丈非唯騎虎頭亦解把虎尾潙云子有嶮崖之句
五祖戒云百丈大似作賊人心虚黄檗熟處難忘
佛眼遠頌云大雄山下斑斑虎觸著傷人誰敢顧親遭
一口老婆心何曾用著腰間斧
龍潭信禪師因德山初來參便問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
又不見龍又不現師云子親到龍潭德山作禮而退
玄覺云且道德山肯龍潭不肯龍潭若肯德山眼在甚
麼處若不肯為甚麼承嗣他　雪竇顯云將錯就錯
黄龍心云雪竇與麼道不知德山將錯就錯龍潭將錯

玷ハ玉瑕也

就錯識体答底衲僧必知去處未過關者亦宜辨白還
相委悉麼縱饒栽種得不是棟梁材　雲峯悦云大小
德山向虀甕裏淹殺　保寧勇代德山云洎合放過
五祖演云龍潭老人可謂騎賊馬趕賊
保寧勇頌云浩渺深沈納衆流謾持香餌擲金鈎風雲
合而雷霆動應訝龍王不出頭　羅漢南云親到龍潭
不見龍妙符先覺證玄宗茅庵盤結孤峯上靜對寒蟾
掛碧空　佛國白云親到龍潭不見龍龍潭龍不在潭
中青天白日興雲雨千古人同笑葉翁　長靈卓云潭
不見龍不現親到龍潭遭一玷瞥然歸去牙如劍棒頭
撒出光燄燄
叢頭發禪師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云授

圓悟勤云天無四壁地絶八維直得萬箭攢心千鎗著體也敵他這一機不得委悉麼六六元來三十六

破庵先頌云巖頭一撥虛空迸裂父子不傳神僊妙訣

玄沙倫禪師與天龍普請往海坑斫柴見虎龍云前面是虎師云是汝阿虎龍歸院乃問適來山中見虎云是汝未審和尚尊意如何師云娑婆世界有四種重障若人透得許汝出陰界

東禪齊云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　雪竇顯云要與人天爲師前面端的是虎

保寧勇頌云猛虎當途獨振威爪牙真箇利如錐可憐不覺亡身者碎骨拾來良可悲

佛慧泉云前虎後虎急須看取凛烈威風生獰爪距今古樵人不回顧喪身失命知何數若回顧雄雄坐斷山前路　佛眼遠云宗師方便太慈悲是汝之言實古錐萬里神光騰頂後肯將生死嚇愚癡

明招謙禪師問僧虎生七子那箇無尾云第七箇無尾

鼓山珪頌云無尾大蟲難傍近近前便是傷人命除非自解據虎頭自然頭正尾亦正　徑山杲云第七箇蒐沒尾巴食牛之氣已堪誇叢林悱悱爭脣吻幾箇行人得到家

大普通禪師僧問驪龍頷下珠如何取得師乃拊掌瞬視

黃龍南禪師云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時如何黃檗勝禪師云猛虎當路坐

鼓山珪頌云猛虎當路坐遊魚脚底過不學紫湖老便
打劉鐵磨　徑山杲云直出直入當面不識更擬如何
著甚死急
白雲端云梧桐秋動葉先落日暮山房夜坐長
天曉起來回首見處處風光斷紙帳　拈頌集有

牛鹿

南泉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云作一頭水牯牛
去僧云某甲隨和尚去得不師云汝若來銜取一枝草來
済陽昭頌云類中難辨要分明戴角披毛卒未惺喃取
草來方定動頭頭物物自眞靈　佛惠泉云異類中有
得自由拽穿鼻孔卒難収草枝銜得相逢處高臥深雲
任白頭　佛印元云行履從來異類中不知頭角與誰
同若銜水草來相見擺尾搖頭四野風
藥山晩參不點燈師云我有一句子待犢牛生兒即向祢
道時有僧便出云犢牛生兒也秖是和尚不道師喚侍者
將燈來其僧便抽身入衆
洞山云這僧會即會只是不肯禮拜　法燈欽云生底
是牯牛兒牸牛兒又代云雙生　翠巖芝云我即不然
犢牛生兒也不向祢道何故如是若向祢道何處更有
王老師　崇覺空云藥山三寸甚密爭奈被這僧下一
粒巴豆直得心肝五藏一時吐出直饒討得火來也是
半夜大明
佛眼遠頌云犢牛生子頗相諳兩眼通紅色似藍把火
照來無覓處大家普請一時參

趙州諗禪師問南泉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云向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云謝師指示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牕

雲峯悦云若不是南泉泊被打破蔡州　佛鑑懃云若教頭下淚東海也須枯　徑山杲云雲峯老人失却一隻眼殊不知只因後語當下打破蔡州

保寧勇頌云拽脫鼻頭佪處是亂拋泥水恣縱橫日斜倒坐騎歸去又見東山片月生　寶峯祥云出窠金毛奪父機同聲哮吼衆狐疑三更牕月如清晝誰敢重來弄蝦蟆　鼓山珪云眼中見慣是尋常又不驚人又久長留得寒牕夜來月三更依舊照茅堂　徑山杲云度同體裁衣量水打羅毫髮不差且居門外

潙山祐禪師示衆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於左脇書五字云潙山僧某甲此時若喚作潙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云潙山僧某甲且道喚作甚麼即得仰山出禮拜而去

雲居膺云師無異號　資福代作一圓相托起　新羅情代作此相呈之又云同道者方知　南塔涌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只得一半　芭蕉徹代當時作此相呈之又云說也說了註也註了悟取好　保寧勇云一等是入泥入水　淨衆岳云潙山雖是善因而招惡果灼然作一頭水牯牛去我當時若見便道這老牛向甚處去僧取一場懡㦬　大潙智云瞎却天下衲僧眼

道吾眞頌云水牯潙山直截機分明人類顯幽奇兩邊

語出分身，夜鳥投林曉復飛　白雲端云不道溈山不道牛灼然何處辨蹤由絲毫蹉却來時路萬劫無由得出頭　保寧勇云改却形容換却頭當陽難隱箇蹤由驢名馬字雖呼喚多少傍觀滿面羞　真如喆云蹄角分明錙処周不勞管帶不勞收但知不犯他苗稼水草隨緣得自由　佛心才云翻手書空字已成壯忙人問吶頭明殊原不是逢漁父千古誰人論獨醒　海印信云山下爲牛山上僧河沙異號未爲能常愛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　無盡居士云野徑蹄岑賺殺人早曾耕遍大用春有時落草無尋處顯現溈山老漢身

黄檗運禪師一日與裴相國行次見農夫耕田泥深牛不能行農夫便打裴惻然憫之師云毒打裴云大善知識何得如此師云兩隻脚兒耕不得

水庵一頌云運師裴相老婆心不顧泥深與水深痛棒毒槌行異類從教皮下血淋淋

德山鑑禪師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云吽吽僧云飲啗何物師云喫

洞山聰頌云玉角霜毛露地牛人間天上顯蹤由不同雪嶺時時覓肯若溈山日日收

神山密禪師與洞山行次忽見白鹿走過師云俊哉洞云作麼生師云大似白衣拜相洞云老老大大作這箇說話師云你作麼生洞云積代簪纓暫時落薄（或作白兎）

天童覺頌云抗力霜雪平步雲霄下惠點國相如過橋

蕭曹謀略能成漢巢許身心欲避堯寵辱若驚深自信
眞情參跡混漁樵

投子同禪師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云叱叱云飲嚙何
物師云喫喫

乾明惠覺頌云露地白牛起問端隨機叱叱齒牙寒不
知飲嚙是何物喫喫直教滄海乾

涌泉欣禪師因唐武宗廢教在院看牛時有疆德二禪客
到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乃云蹄角甚分明爭柰騎者不
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相次憩於樹下煎茶師却回下牛
近前問訊與坐喫茶師乃問二禪客近離甚處云那邊師
云那邊事作麼生禪客提起茶盞師云此猶是這邊那邊
事作麼生二人無對師云莫道騎牛者不識好

丹霞淳頌云芳草曼曼豈變秋牧童白牯恣優遊異中
有路人難見却謂騎牛不識牛

風穴沼禪師僧問塵鹿成群如何射得塵中主師云鈞舩
載到瀟湘岸氣咽無聲問白鷗

投子青頌云禁殿重關視聽危側思偏立絳綸垂漢鄉
雲斷汀洲迥嶺暮猿啼孤月隨

石門徹禪師僧問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師云陋巷不騎金
色馬廻途却著破襴衫

丹霞淳頌云瑞草叢中懶欲眠徐行處處迥儵然披毛
戴角人難識為報芒童不用鞭

猫犬

南泉願禪師因兩堂首座爭猫兒師乃提起云大衆道得

即救取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遂斬之至晩趙州從外歸師擧似州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云子若在即救得猫兒

保福展云雖然如是也即是破草鞋　翠巖芝云大小趙州秖可自救　保寧勇代但引頸向南泉面前

汾陽昭頌云兩堂上座未開盲猫兒各有我須爭一刀兩段南泉手草鞋留著後人行　雪竇顯云兩堂俱是杜禪和撥動煙塵不奈何賴得南泉能擧令一刀兩段任偏頗又云公案圓來問趙州長安城裏任閑遊草鞋頭戴無人會歸到家山即便休　羅漢南云作者縱横斬萬機趙州頭戴草鞋特當臺寶鑑無私燭離匣金刀豈亂揮　圓通僊云狼煙起處看來機不是將軍孰辨伊兩段一刀垓下令威風千古覇雄基　佛心才云伯牙之絃鸞膠可續調古風淳霜月可搦南泉南泉龍象繼踵　佛眼遠云安國安家不在兵魯連一箭亦多情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將軍建太平

趙州諗禪師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云無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狗子因甚麽無師云爲他有業識性在又僧問師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云有云既有爲甚麽入這皮袋裏來師云知而故犯

翠巖芝云說有說無兩彩一賽如今作麽生　五祖演云大衆你諸人作麽生會老僧尋常只擧無字便休你若透得這一箇字天下人不奈你何你諸人作麽生透還有透得徹底麽有則便出來道看我也不要你道有

也不要你道無也不要你道不有不無你作麼生道珍
重
眞淨文頌云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
死不知心　圓通秀云少年學解昧宗途老倒依舊滯
有無古佛純金誰辨色或爲機智競躊躇　普融平云
有無雙放復雙收趙老機關世莫儔試上海門高處望
千江萬派盡東流　踈山如云狗子無佛性慈悲似海
深爭言逐句者埋沒丈夫心　慈受深云趙州口裏有
雌黄白下誰人見短長堪笑幾多逐塊狗夜深無故吠
虚堂　徑山杲云有問狗佛性趙州答曰無言下滅胡
族猶爲不丈夫
紫湖蹤禪師門下立一牌牌上書云紫湖有狗上取人頭
中取人腰下取人脚擬議則喪身失命或新到纔相看便
喝云看狗僧纔回首師便歸方丈或有僧問如何是紫湖
狗師云嘷嘷
雪竇顯云衆中總道這僧著一口著則著了也爭奈這
僧在敢問諸人紫湖狗著者便死因甚麼這僧猶在若
無知方眼救得這僧設使紫湖出世齩煞百千萬箇有
甚益我當時若見先斫下牌然後入院待這老漢喝云
看狗與伊放出箇焦尾大蟲如今諸人要見麼日勢稍
晚歸堂
佛國白頌云紫湖狗子最威獰來者投明莫暗行向道
看時猶不覩當頭齩殺喪平生　正覺逸云紫湖堂上
絕人行只爲堂前狗子獰見影聞聲心膽懾當頭寧免

喪残生　佛眼遠云老大宗師没巴鼻養狗之縁大兒戯奪牌禪客旡到來鉛刀爭及吹毛利

曹山本寂禪師僧問世間甚麽物最貴師云死猫兒最貴云為甚麽死猫兒却貴師云無人著價

天童覺云曹山物貨不入行市子細看來直是一錢不直曹山遇賤則貴我這裏遇貴則賤且道還有相違處麽

丹霞淳頌云腥臊紅爛不堪親觸動輕輕血汚身何事杳無人著價為伊非是世間珍

龜魚

大隋眞禪師因庵畔有一龜僧指其龜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箇衆生為甚骨裹皮師拈草鞋覆龜背上

白雲端頌云分明皮上骨團團卦畫重重更可觀拈起草鞋都蓋了大隋却被這僧謾　保寧勇云露足藏頭可笑奇千年詭譎是靈龜爾傾不解隨流去浮木相逢又幾時　昊古佛云懶安的子大隋師一著當頭更莫疑大地山河都蓋了從他衲子下針錐　禾山方云千古清聲老大隋機鋒壁立杳難窺未能直下超凡聖只道將鞋蓋却龜　照覺總云皮骨曾將問大隋當頭一著更狐疑可憐無限尋聲跡不薦羚羊掛角時

三聖然禪師問雪峯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峯云待汝出網來却向汝道師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繁

保福展云爭不足讓有餘　雪竇顯云可惜放過好與

三十棒這棒一棒也饒不得直是罕遇作家　承天宗云布縵天網須是雪峯深入虎穴還他三聖衆中有般漢商量道雪峯在網內三聖在網外苦哉苦哉深泯古人若非出二負作家不能横行天下　大潙喆云二聖可謂龍門萬仞慣曾作客雪峰大似孟嘗門啓豈懼高賓

汾陽昭頌云透網之魚不識鈎貪遊浪水認浮頭高灘坐釣垂慈者回棹收綸却上舟　眞淨文云老倒漁翁坐釣臺金鱗赫赫鼓波來海門空闊繞施網霹靂一轟天地開　眞如喆云透網金鱗掣電機休云滯水與拖泥雷霆一擊青霄震傾湫何處不滂沸　王祖演云洞裏無雲別有天桃花似錦柳如綿儂家不會論春夏石爛松枯是一年

古德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

神鼎諲云古人恁麼道非有利益非無利益神鼎即不然是日已過命亦隨減知少水魚有何不樂且道達古人順古人試檢點看珍重

深明二上座因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鯉魚透出明云深兄俊哉一似箇衲僧深云雖然如此爭似當初不撞入網羅好明云深兄你欠悟在深行三十里方省

虎丘隆云明上座鈎頭有餌深禪老一鈎便上虎丘當時若見他道深兄你猶欠悟在只對道今日網得一箇不獨寒斷明上座口且要千古之下免人怪笑山僧亦有箇縵天網子遂舉起拂子云還見麼山僧喚作拂子

了也諸人且喚作甚麼若喚作拂子未出山僧網子在
若不喚作拂子行脚眼在甚麼處是汝諸人還見虎丘
爲人處麼三汲浪高轟霹靂一聲透過禹龍門
鼓山珪頌云網中跳出使飛騰好箇天然俊衲僧何似
當初未入網悟來方始是知音　徑山杲云俊哉一躍
透重淵霹靂追之去不還却笑龍門燒尾者依前點額
在波瀾

兎蛇

歸宗寺在廬山　常禪師也

歸宗常禪師因剗草次有座主來參偶見一蛇過師遂钁
斷之主云久響歸宗元來是箇麁行沙門師云你麁我麁
主云如何是麁師竪起钁頭主云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
主云與麼則依而行之師云依而行之且置你甚處見我

斬蛇主無對

雪峯問德山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山便打峯便走山召
云布衲子峯回首山云他後悟去方知老漢徹底老婆
心　雪竇顯云歸宗只解慎初不能護末德山頗能據
令且未明斬蛇乃云大衆者裏峰今日斬三五條以拄
杖一時打散　佛鑑懃云歸宗雖麁麁中有細座主雖
細細中有麁要得麁細兩忘須會斬蛇意始得若會得
一任依而行之若未會各各照顧脚下擲拄杖下座
汾陽昭頌云盧嶽宗師接上機斬蛇特地施慈悲高茅
座主驚怔怕却道麁心錯是非　海印信云大用縱横
掣電機爍迦羅眼尚膠糊迷徒夢裏爭脣吻却憶隨他
去一隨　南華昺云千尋竿上翻筋斗大海波心擲釣

釣大體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

大隋眞禪師因燒山次見一蛇師以拄杖挑向火中云這箇形骸猶自不放捨你向這裏死如暗得燈將有僧問正當恁麼時還有罪也無師云石虎叫時山谷響木人吼處鐵牛驚

南堂靜頌云劫初劫末洪弱魔強定光老子鐵作脊梁文經武緯把定封疆碧天雲散祖風凉佛日光輝舜日長

雪峯存禪師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攛向師面前作怕勢僧舉似玄沙沙云須是稜兄始得雖然如此我即不與麼僧云和尚作麼生沙云用南山作麼

眞淨文云奇哉善知出處非父不生其子驀拈拄杖召大衆云南山鼈鼻蛇却在這裏擲下拄杖云擬即喪身失命

雪竇顯頌云象骨巖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稜師備師不奈何喪身失命有多少韶陽知重撥草南北東西無處討忽然突出拄杖頭拋對雪峯大張口大張口兮同閃電剔起眉毛還不見如今藏在乳峯前來者一一看方便師高聲喝云看脚下　白雲端云象骨鼈蛇當大路稜師可惜便亡身雲門弄得雖然活爭似南山不用親　眞淨文云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雲門能合調長慶解隨邪古曲非音律南山鼈鼻蛇伺人知少訣的子是玄沙　天童覺云玄沙太剛長慶少勇南山

鼈鼻死無用風雲際會頭角生果是韶陽下手弄下手
弄激電光中者變動在我也能遣能呼於彼也有擒有
縱底事如今付阿誰冷口傷人不知痛

洞山價禪師僧問學人徑往時如何師云死蛇當大路勸
子莫當頭云當頭者如何師云喪子命根云不當頭者如
何師云亦無回避處云正恁麼時如何師云失却也云未
審向甚麼処去師云草深無覓處云和尚也須隄防始得
師拊掌云一等是毒氣

丹霞淳頌云長江澄徹印蟾華滿目清光未是家借問
漁舟何處去夜深依舊宿蘆花　天童覺云三老暗轉
柂孤舟夜回頭蘆花兩岸雪煙水一江秋風力扶帆行
不棹笛聲喚月下滄洲

飛走

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舁猪過乃問這箇是甚麼云佛具
一切智猪子也不識世尊云也須問過
明安云不因世尊問洎乎忘却　地藏恩云瞿曇老漢
也是無端大似節目上強生節目忽若被二人呵呵大
笑舁猪便行也是一場懡㦬

木菴瓊首座頌云捨筏懷兼濟逢耕更問津却將未歸
意說與欲行人

百丈海禪師因侍馬祖行次忽見一群野鴨飛過祖云是
甚麼師云野鴨子祖云甚處去也師云飛過去祖遂把師
鼻搊師負痛失聲叫阿哪阿哪祖云又道飛過去元來只
在這裏師直得浹背汗流因茲有省

汾陽昭頌云野鴨飛空却問儜要傳祖印付心燈應機雖對無移動纔搖綱宗道可增　雪竇顯云野鴨子知何許馬祖見來相共語話盡山雲海月情依然不會還飛去欲飛去却把住道道　佛眼遠云草裏尋常萬萬千報云飛去豈徒然鼻頭是甚閑皮草十字縱横一任穿　佛鑑懃云馬師潤汝無知識借來野鴨通消息直得鼻頭鮮血流費盡老婆多少力　智海清云師資閑向草中行野鴨飛鳴意忽生鼻孔搯翻成底事新羅日午打三更

中邑恩禪師因仰山問如何得見性去師云譬如一室有六牕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獼猴即應如是六牕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云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獼猴睡著外獼猴欲相見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云猩猩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喚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依傳燈添入蟭螟蟲一段）

雲居錫云中邑當時不得仰山這一句語何處有中邑也　崇壽稠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精魂脚手佛性義在甚麼處　玄覺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甚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佛鑑懃云仰山放憨中邑賣峭峭措賣來憨癡憨癡放來峭措雖然獼猴睡著其奈肚裏惺惺直饒杜絶六牕猩猩何處不見諸人要見二老諸訛麼各各面皮厚三寸　信相顯云諸人要見二老麼我也與你說箇譬喩中邑

大以箇金師仰山將一塊金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
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聞喜心
中未免偸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贓
南堂靜頌云仰山撥草瞻風中邑拖泥帶水獼猴獨住
室中俯仰低頭側耳六牕齊喚齊應仰山頓悟作禮禮
拜狐疑未盡猶恐獼猴打睡中邑把定捏捏相見是我
是你　天童覺云凍眠雪屋歳摧頹窈窕蘿門夜不開
寒槁園林看變態春風吹起律筩灰
雪峯存禪師一日見獼猴乃指云這獼猴各各佩一面古
鏡三聖問云歷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師云瑕生也聖云
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云老僧住持事繁
雪竇顯云好與二十棒一棒也少不得直是罕遇其人
這棒放過也好免見將錯就錯　天童覺云當時若見
雪峯道瑕生也但近前云諾諾且道何故如此爭之不
足讓之有餘
保寧勇頌云堪笑山翁不識羞爲他頭上更安頭巖前
跳躑無尋處一片殘霞曉未收　祖印明云大地爲爐
冶何年鼓鑄功圓冋諸佛而高鑑十方空　白楊順云
鑑覺未萌全體現纔分鑑照便成瑕要知瑩徹圓明處
長短青黃總不差
龍牙遁禪師僧問二鼠侵藤時如何師云須有隱身處始
得云如何是隱身処師云還見儂家麽
丹霞淳頌云寒月依依上遠峰平湖萬頃練光封漁歌
驚起汀洲鷺飛出蘆花不見蹤

洛浦安禪師僧問一毫呑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云家
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之恠
保福展別云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之恠
丹霞淳頌云叢前雖有雲千頃户内殊無半夜燈極目
危巒今古秀暮天斜照碧層層
保壽沼禪師問僧甚處來云西山來師云見獮猴麼云
見師云作甚麼伎倆云見某甲一箇伎倆也作不得師乃
打之
古德頌云舊人相見話中心借問西山路境深對衆直
言逞伎倆紅爐煆煉要真金
玄沙備禪師因參次聞鷰子聲乃云深談實相善説法要
便下座尋後有僧請益云某甲不會師云去無人信汝

東林顔召大衆云玄沙恁麼道不是苦心人不知
古德頌云紫鷰飛來徒畫梁深談實相響琅琅千言萬
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
雲門問僧江西湖南還聞長蕭鳥説禪麼僧云不聞師拈
拄杖云禪
古德云鵶鳴鵶鵲鳴鵲天然自會不從人學跛脚阿師
放過一著拈起拄杖口邊吹喧喧猶勝鷓鴣啼三月提
壺沽美酒杜鵑相勉不如歸
投子温禪師與僧遊山次僧見蟬殼遂問殼在這裏蟬向
甚處去師拈蟬殼就其耳畔搖三五下作蟬鳴聲其僧
有省（或作同禪師）
南堂靜頌云輕薄寒蟬殼枯乾敗葉形拈來臨耳畔連

噪兩三聲

興陽剖禪師僧問娑竭出海乾坤靜覿面相呈事若何師云妙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云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師云似鶻提鳩君不覺御樓前驗始知眞云恁麼則叉手當胷退身三步師云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敎點額痕

天童覺頌云絲綸降號令分寰中天子塞外將軍不待雷驚出蟄那知風過行雲機底聯綿兮自有金鍼玉線印前恢廓兮元無鳥篆蟲文

投子靑禪師云若論此事如鸞鳳冲霄不留其跡羚羊掛角那覓其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兎豈棲於蟾影其或主賓若立須威音路外搖頭問荅言陳乃玄路傍提爲唱君能如是猶在半途更若凝眸不勞相見

丹霞淳頌云水澄月滿道人愁妙盡無依類莫收劫外正偏兼到路不萌枝上辨春秋

雲居舜禪師僧問承師有言不談玄不說妙去此二途如何指示師云蝦蟇趕鵓子云全因此問師云老鼠弄猢猻

天衣懷禪師示衆云鴈過長空影沈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沈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攣攣拳拳用之則敢與君王鬭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

古德頌云寒鴻鳥貼冷雲飛影落寒江不自知江水無情鴈無意行於異類亦如斯

正堂辯禪師室中問僧蚯蚓爲甚麼化爲百合乃自頌云

住山身已老世事任乖張年來無侍者客到自燒香

隱静岑頌云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

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郷

禪林類聚巻第二十

於洛陽高臺寺

衆來之徒扱出之誤多々

于時慶長十八癸丑菊月吉辰



